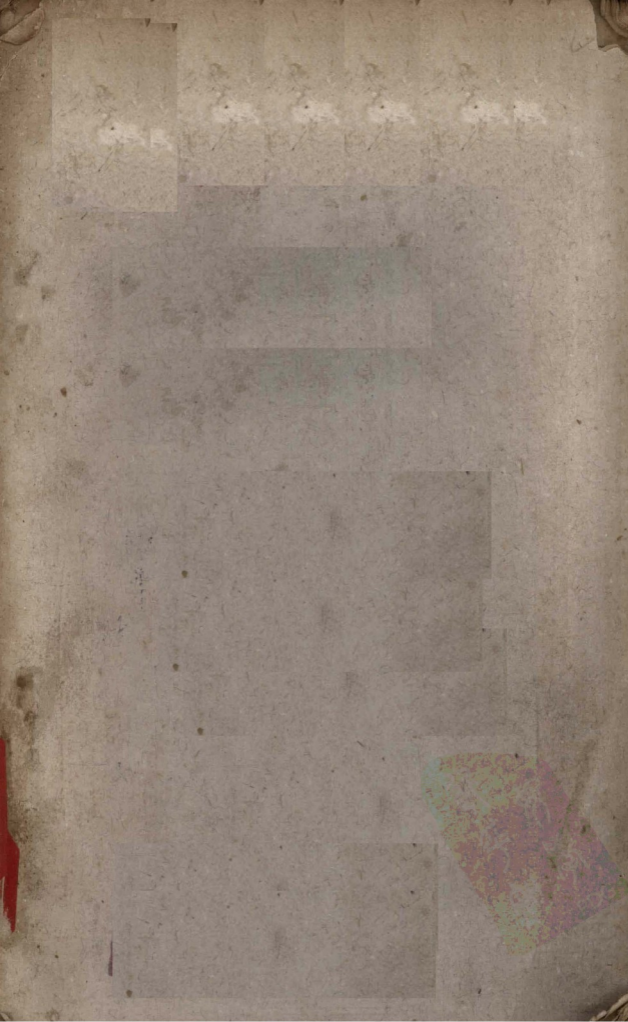


王荆公政事  
學說輯要

九  
三  
五

A031



王荆公遺像



王荆公 政事學說 輯要

言行錄

變法本末紀事 上下

學案

熙豐知遇錄

附錄

甲 荆公著述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上時政疏

進戒疏

擬上殿劄子

上五事劄子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誠勵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力制

百寮賀復熙河路表

進字說表

廢江淮荆浙發運使議

縣令議

議茶法

茶商十二說

乞制置三司條例

材論

命解

禮論

禮樂論

王霸

勇惠

仁智

原教

取材

風俗

推命對

答司馬諫議書

答曾公立書

虔州學說

君子齋說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祭范穎川文

仲淹

祭歐陽文忠公文

乙 序記

荆國王文忠公祠堂記

書王臨川文集後

實錄考上

實錄考下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乙

# 言行錄

## 丞相荆國王文公

公名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慶曆二年登進士甲科。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代還。例當獻文求試。公獨無所獻。特召試。亦固辭。知明州鄞縣。通判舒州。召爲羣牧判官。出知常州。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入爲三司度支判官。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嘉祐五年四月。除同修起居注。固辭不拜。十一月申前命。章又五上。不許。遂除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知嘉祐八年貢舉。丁母憂服除。英宗朝累召不起。神宗卽位。就除知江寧府。召爲翰林學士。未幾。除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熙寧三年。拜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七年。以旱求避位。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再入爲首相。以三經義成。拜左僕射。九年。以使相判江寧。公懇辭。遂復以大觀文

。領集禧觀使。元豐三年。改特進封荊國公。哲宗卽位。拜司空。明年薨。年六十六。紹聖初。賜諡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詔配祀文宣王廟。政和三年。追封舒王。靖康初。用諫議大夫楊時言。停文宣王廟配享。列於從祀。建炎中。用員外郎趙鼎言。罷配享神宗廟庭。

王安石舉進士。有名於時。慶曆二年。第五人登科。初署揚州判官。後知鄆縣。好讀書。能強記。雖後進投贄。及程試有美者。一讀過輒成誦在口。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措意。文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愛諸弟。俸祿入家。數日輒盡。爲諸弟所費用。家道屢空。一不問。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能屈。始爲小官。不急急於仕進。皇祐中。文潞公爲宰相。薦安石及張環曾公定韓維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進用。以激僥競之風。有旨皆籍記其名。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羣牧判官。又辭不許乃

就職。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閤門吏賫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辭七八章乃受。除知制誥。自此不復辭官矣。

溫公瑣語

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爲羣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爲使。時號清嚴。一日羣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光素不喜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光以此知其不屈。聞見錄

嘉祐末。王介甫以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鬪鶉。其同儕觀之。因就乞

之。鶉主不許。借者恃與之狎昵。遂持去。鶉主追及之。踢其脅立死。開封府按其人。罪當償死。及糾察司錄問。介甫駁之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強携以去。乃盜也。此追而毆之。乃捕盜也。雖死當勿論。府司失入平人爲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詳定。以府斷爲是。有旨王安石放罪。舊制放罪者詣殿門謝。介甫自言我無罪不謝。御史臺及閣門累移牒趣之。終不肯謝。臺司因劾奏之。執政以其名重不問。介甫亦竟不謝。瑣言

仁宗朝王安石爲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碟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爲其毀詆云。開見錄

初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簽書判官事。魏公雖重其文學。而不以吏事許

之。介甫數引古義爭公事。其言迂闊。魏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以韓公爲輕已。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誥。言事復多爲韓公所沮。會遭母喪服除時。韓公猶當國。介甫遂留金陵不朝參。曾魯公知介甫怨忌韓公。乃力薦介甫於上。強起之。意欲以排韓公耳。

記聞 又聞見錄云。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爲簽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年少。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如召館職不就之類是也。故荆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至荆公作相行新法。魏公言其不便。神宗感悟。欲罷其法。荆公怒甚。取魏公之章送條例司疏駁。頒天下。又誣呂申公有言滯鎮大臣。將與晉陽之師。除君側之惡。自草申公譎詞。明著其事。因以

搖魏公賴神宗之明。眷禮魏公。終始不替。及魏公薨。荆公有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猶不忘魏公少年之語也。又曰。熙寧二年。韓魏公自永興移判北京。過闕上殿。王荆公方用事。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魏公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嗣時。王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魏公之語問荆公。公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爲皇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韓琦異也。荆公強辯類如此。當魏公請册英宗爲皇嗣時。仁宗曰。少俟後宮。有就閣者。公曰後宮生子。所立嗣退居舊邸可也。蓋魏公固有以處之矣。又東軒筆錄云。嘉祐末。魏公爲相。荆公知制誥。因論蕭注降官詞頭。遂上疏爭舍人院職分。其言頗侵執政。又爲糾察刑獄。殿開封府斷爭鵠鶉公事。而魏公以開封府爲直。自是文字還往甚多。及荆公秉政。又與常平議不合。然而荆公每評近代宰相。卽曰韓公德量才智心期高遠。諸公皆莫及也。

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爲皇子。

與韓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爲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卽出於呂。韓氏兄弟絳字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字持國。學術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薦入館。呂氏公著字晦叔最賢。亦與安石爲同年進士。子華持國。晦叔。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士。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先是治平間神宗爲潁王。持國翊善。每講論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至神宗卽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治平四年。以介甫知江寧府時。介甫方乞分司。衆謂介甫必不肯起。旣而詔到。

。到卽詣府視事。

溫公  
日錄

荆公召爲翰林學士。初入對。神宗問方今治當何先。公對曰。擇術爲先。上問唐太宗如何。公曰陛下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不盡合先王。不足



道也。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故常以爲高而不可及耳。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侍上。語及諸葛亮魏鄭公。公對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咎夔稷高。陛下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傳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但恐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則雖有咎夔稷高傳說之賢。亦爲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耳。上曰。自古治世。豈能使朝廷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公曰。唯能辨四凶而誅之。此乃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咎夔稷高。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未幾遂參大政。

荆公旣爲參知政事。上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公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

術不可施於世務耳。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公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青苗。市易。坊場。保甲。保馬。導洛。免役之政。相繼並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中丞呂公誨論公十事。公力求去位。上爲出呂公。而韓魏公亦上疏論青苗法。乞罷諸路提舉官。奏至。公稱疾求分司。上不許。公入謝。因爲上言。陛下欲以先王正道。變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輕重。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是於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公乃視事。

王荆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政道。後世

所當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二人者。熟荆公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荆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參知政事也。

呂氏家塾記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穎公辟爲太原府通判。尙未有子。夫人爲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荆公溫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二公除修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溫公除知制誥。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侍制。荆公官浸顯。俸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

饋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兄郎中爲戶。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聞見錄

王荆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爲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爲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荆公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爲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壹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雇役爲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荆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中宣。溫公門下士。

復以差役爲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爲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爲然。

子厚對太皇太后簾下。與溫公爭辯。至言異日難以奉陪喫劍，太后怒其不遜。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爲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尙何講爲。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復。賢如

溫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也。

聞見錄

熙寧四年。王荆公當國。欲以朱東之監左藏庫。東之辭曰。左帑有火禁。而年高宿直非便。願易勾當進奏院。荆公許諾。翊日進擬某人監左藏庫。上曰。何不用朱東之監左藏庫可也。荆公震駭莫測其由。上之機神臨下。多知外事。雖纖微莫可隱也。東軒  
叢錄

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湟邈川青唐洮泯。以至階利。文政。綿州。威茂。黎雅州夷人。皆其遺種也。獨唵廝囉一族最盛。雖西夏亦畏之。朝廷封西平王用爲藩翰。陝西州縣特置驛。謂之唵家位。歲貢奉不絕。未開熙河前。關中士人。多言其利害。雖張橫渠先生之賢。少時亦欲結客以取。范文正公帥延安。招置府第。俾修制科。至登進士第。其志乃已。仁宗皇帝朝。韓琦富弼二公爲宰相。凡言開邊者皆不納。熙寧初。王荆公執政。始有開邊之議。王韶者。罷新安縣主簿。遊邊得其說。遂上開河湟之策。荆公以爲奇

謀。乃有熙河之役。獨岷州。白石。大潭。秦州屬縣有賦稅。其餘無鈔粟尺布。唯仰陝西州郡。朝廷帑藏供給。故自開熙河以來。陝西民日困。朝廷財用益耗。初唃廝囉分處諸子於熙河洮岷之地。唃廝囉死。諸子皆衰弱。故詔能取之。唃廝囉諸子。唯董氈者在湟鄯最盛。詔之勢止能取河州。詔暫入朝。鬼章已舉兵攻河州。遂有踏白之敗。景思立死之。紹聖初。章惇作相。曾布作樞密。董氈已爲強臣阿里骨所篡。國人畏之。阿里骨死。其子瞎征立。國人思故主。不輔瞎征。瞎征懦弱。欲爲僧。國人又欲殺之。瞎征遂乞納上歸朝廷。時童貫初領邊事。乃受之。送於朝。封官爵。遣居熙州。建中靖國初。韓忠彥爲相。安燾爲樞密。遂棄鄯鄯。求唃氏苗裔立之。韓忠彥罷。蔡京作相。復鄯鄯。責安燾與熙河帥姚師雄及凡議棄者。邊事復興矣。靖康初。言者乞求青唐種族。以鄯鄯之地賜之。朝廷下熙河帥議以聞。無敢任其責

者乃已。至金人陷陝之六路兵入熙河。卽求鄆鄯舊族。盡以其地與之。

聞見錄

上以外事問介甫。介甫曰。陛下從誰得之。上曰。卿何必問所從來。介甫曰。

陛下與他人爲密。而獨隱於臣。豈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評。介甫

由是惡評。竟擠而逐之。他日介甫復以密事質於上。上問於誰得之。介甫不

肯對。上曰。朕無隱於卿。卿獨有隱於朕乎。介甫不得已曰。朱明之爲臣言

之。上由是惡明之。明之介甫妹夫也。及介甫出鎮金陵。吉甫欲引親暱。置

之左右。薦明之爲侍講。上不許曰。安石更有妹夫爲誰。吉甫以直講沈道原

對。上卽以道言爲待講。吉甫又引弟升卿爲待講。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

多捨經而談財穀利害營繕等事。上時問以經事。升卿不能對。輒曰道原從旁

代對。

記聞

熙寧六年十一月。更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爭之。曰不



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祈寒暑雨。民猶有怨咨者。豈足顧也。上曰。豈若并祈寒暑雨之咨亦無邪。介甫不悅。退而屬疾。家居數日。上遣使尉勞之乃出。其黨爲之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所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人窺間隙者矣。介甫從之。既出。卽奏擢章惇趙子幾等。上喜其出。勉強從之。由是權益重。

開記

介甫請并京師行陝西所鑄折二錢。既而宗室及諸軍不樂。有怨言。上聞之以問介甫。欲罷之。介甫怒曰。朝廷每舉一事。定爲浮言所移。如此何可爲。退遂移疾臥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間於卿。天日可鑒。何遽如此。乃起。

開記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德舊人。論議不叶。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台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

洎三司論市易。而呂參政指爲沮法。荆公信以爲然。堅乞罷相。旣出。呂嘉問張諤持荆公而泣。公慰之曰。已荐呂惠卿矣。二子收淚。及惠卿入參。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矣。遂更朋附之。旣而鄧潤甫枉狀廢王安國。而李逢之獄。又扶李士寧之事。以撼荆公。又言。熙寧編勅不便。乞重編修。及令百姓手實。供家財薄。又欲給田募役。以破役法。其他夤緣事故。非議前宰者甚衆。綱紀幾紊。天子斷意再召荆公秉政。鄧綰懼不自安。欲弭前迹。遂發張若濟事。反攻呂惠卿。朝廷俾張諤爲兩浙路察訪以驗其事。諤猶欲掩覆。而鄧綰復觀望意指。荐引匪人。於是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凡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奸。故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旣而惠卿出亳州。鄧綰張諤之徒。皆以罪去。然自

是門下之人。皆無固志。荆公無與共圖事者。又復請去。而再鎮金陵。故詩

有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柏青者。蓋謂是也。

東軒筆錄。又云。熙寧七年。王荆公初罷相。薦呂惠卿爲參

政。呂得君怙權。慮荆公復進。因郊禮荐荆公爲使相方熟。

上察見其情。邊問曰。王安石去不以

罪。何故用赦復官。呂無以對。又曰。李士寧者。蜀人。得導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王荆

公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及呂惠卿執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世居。起欲

推治。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逢育棄市。士寧決狀流永州。連坐

甚衆。呂爲此獄引士寧者。意欲有所誣讒。會荆公再入。謀遂不行。

王荆公再秉政。既逐呂惠卿。門下之人。復爲諛媚以自安。而荆公求退告去尤

切。有練亨甫者。謂中丞鄧綰曰。公何不言於上。以丞相之子雋爲樞密使。

諸弟皆爲兩制。婿姪皆館職。京師賜第宅田邸。則庶幾可留也。綰如所戒言

之。上察知其阿黨。亦頷之而已。一日荆公復於上前求去。上曰。卿勉爲朕

留。當一一如卿所欲。但未有穩便第宅耳。荆公駭曰。臣有何欲。且何爲而賜第。上笑而不答。翊日荆公懇請其由。上出綰所上章。荆公卽乞推劾。先是綰欲用其黨方揚臺官。懼不厭人望。乃并彭汝礪荐之。其實意在揚也。無何上黜汝礪綰遽表言。臣素不知汝礪之爲人。昨所舉鹵莽。乞不行前狀。卽此二事。上察見其姦。遂落綰中丞。以本官知虢州。亨甫奪校書爲漳州推官。綰制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士荐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義形於色。汝之事朕者。志在於邪。蓋謂是也。

東軒筆錄

初呂惠卿爲荆公所知。驟引至執政。荆公去。惠卿遂背之。泊荆公再相。於是起華亭詔獄。而使徐億王古蹇周輔三輩按之。惠卿情不得。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鬪其間。復爲惠卿所中。語連荆公子雱。雱時已病。坐此憂憤而卒。荆公憂傷益不堪。遂再求罷去。

熙寧庚戌冬。荆公拜相。百官皆賀。荆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西廡之小閣。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窗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入。後再罷相歸金陵。築第於白門外。元豐癸丑春。余謁公於第。公遽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偶坐於僧房。余因爲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書窗之詩。公憮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東坡筆錄

元豐七年春。公有疾。兩日不言。少蘇。與蔡元度書曰。風疾暴作。心雖明了。口不能言。語吳國夫人曰。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它念。強爲善而已。執

葉濤手曰。君聰明。宜博讀佛書。御名勿徒勞。作世間言語。安石生來。多枉

費力。作閑文字。深自悔責。吳國勉之曰。未宜出此言。曰生死無常。吾恐時至不能發言。故今敘此。時至則行。何用君勸。公疾瘳。乃自悔曰。雖識盡天下理。而定力尙淺。或者未死。應尙竭力修爲。陳子聞之而疑曰。豈現

行無常。現身有疾者乎。不可疑也。

荆公語錄

元豐末。創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於是乎愧於文彥博矣。王珪等請宣德音。復曰。文彥博頃年爭國馬不勝。嘗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珪因奏曰。罷去祖馬監。是王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復歎曰。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神宗聞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安石金五十兩。安石好爲詭激矯厲之行。卽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於安石家取甘師顏常例。安石約呂惠，無令上知一帖。惠卿既與安石分黨。乃以其帖上之。上問熙河歲費之實於王韶。安石喻韶不必盡數以對。韶既畔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

晁以道論神廟配享劄子

王荆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爲惠卿所陷。悔爲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狂者。田畫承君云。荆公嘗謂其

姪防曰。吾昔好交游甚多。皆以國事相絕。今居閑復欲作書相問。防忻然爲設紙筆案上。公屢欲下筆作書。輒長歎而止。意若有所愧也。公旣病。和甫以邸吏狀視公。適報司馬溫公拜相。公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公所謂日錄者。命防收之。公病甚。令防焚去。防以他書代之。後朝廷用蔡卞。請下江寧府王防家取日錄以進。卞方作史。乃假日錄減落事實。文致姦僞。盡改元祐所修神宗正史。蓋荆公初相。以師臣自居。神宗待遇之禮甚厚。再相帝滋不悅。議論多異同。故以後日錄下欺。哲宗匿之。今見於世。止七十餘卷。陳瑩中所謂尊私史以壓宗廟者也。至荆公薨。溫公在病告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卹之典宜厚。溫公之盛德如此。聞見錄

王荆公改科舉。莫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

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

叢談

王荆公在金陵。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役法。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

後果如其言。

史。后

王丞相嘗云。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敝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卽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



田園開闢。屋舍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樸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奮怒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尙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祇增其勢爾。雖天下之人。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先生曰。虛名實行。強辯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滌。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議論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必行也。得君之初

。與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覆詰難。使人主伏弱乃已。  
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  
分。非與熙寧初比也。元城語錄

問荆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荆公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  
云。忠不足信上。故事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爲敵也。不破  
姦。此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舉此一事便可見。曰  
荆公勿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  
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  
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覆推究方

可。程氏遺書

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

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方升。豈宜燭火之不息。皆是意思常要在人主上。自古聖臣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蓋不出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程氏遺書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爲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嘗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

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

上蔡語錄

論及荆公勝流俗之說。人多謂荆公以同己者爲是。異己者爲流俗。切謂荆公勝流俗之說。起於方特立有爲之前。非解於行新法之後。人能以此以行其所學。爲補不細。蕭謂先生有點鐵成金之語。人能用之。於此何所不可。但不知荆公勝之是否爾。先生曰。俗不善而能勝之也。不亦善乎。又云。荆公却養氣。今人都無此。

上蔡語錄

因論荆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奪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蓋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民。惟知輸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亦不覺其爲害。曰惟其

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亦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路遺。至少亦不下百錢。况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貨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間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沿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爲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豈細。往年富家知此患也。官中配之。請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爲息輸之官。乃無患。夫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

補助之政乎。龜山語錄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他日季

常曰。細思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須曰有會

做。只爲而今不用着此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底。必有道理。龜山語錄

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自人未常深知之。若深知

而體之。自有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

蓋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卽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

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耳。觀王氏

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修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

。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爲無誠意故也。明道常曰

。有關唯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龜山語錄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亦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

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却人。使信己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

。曰。我固不受賊。不受賊豈分外事乎。

龜山語錄

鄭季常作大學博士。言養士之道。當先善其心。今殊失此意。未知所以善之之方。曰。由今之道。雖賢者爲教。官必不能善人心。曰。使荆公當此職。不知如何。曰。荆公爲相。其道蓋行乎當年。今日學法荆公之法也。已不能善之矣。季常良久曰。如是如是。

龜山語錄

神宗賜金。荆公卽時送蔣山僧寺。爲常住了翁云。嘗見人說。以此爲曠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所以難之。蓋自其眼孔淺耳。曰。荆公作此事。絕無義理。古者人君賜之果。尙懷其核。懷核所以敬君賜也。所賜金。義當受則

受。當辭則辭。其可名爲受之而施之僧寺乎。是賤君賜也。金可賤。君賜不可賤。書曰。人不易物。唯德其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願藏之家。則班諸昆弟之貧者則合禮矣。龜山語錄

王荆公天資孝友。俸祿入門。諸弟輒用之至盡不問。其子雱旣長專家政。則不然矣。諸弟亦皆有文學。安禮者。字和甫。嘗爲右丞。氣豪玩世。在人主前不屈也。一日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材之歎。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材半爲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爲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者。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又因奏書請官屬恩。上曰。所修書謬甚無恩。宗孟又引例書局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者恐不預。上爲之笑。方蘇子瞻下御史。獄小人勸



上殺之。安禮言其不可。安國者。字平甫。尤正直有文。一日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荆公遣人諭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卽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後荆公罷。竟爲惠卿所陷。放歸田里。卒以窮死。雱者。字元澤。性險惡。凡荆公所爲不近人情者。皆雱所教。呂惠卿輩奴事之。荆公置條例司。初用程顥伯淳爲屬。伯淳賢士。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語。雱者囚首跣足。手携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以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臯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祖宗之制。宰相之子。無帶職者。神宗特命雱爲從官。然雱已病。不能朝矣。雱死。荆公罷相。哀悼不忘。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詩。蓋以比孔子也。荆公在鍾山。嘗恍惚見雱荷

鐵枷扭如重囚者。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園宅地爲寺。以荐其福。後荆公病瘡良苦。嘗語姪曰。亟焚吾所謂目錄者。姪給公。焚他書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見也。聞見錄

王安國常非其兄所爲。爲西京國子監教授。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人也。官滿至京師。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時人以爲必除侍講。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皆欲歸咎於公。恐爲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卽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僂及先人。發掘丘壟。豈得

不預我事邪。

記聞

平甫教授西京國子監。代還召對。上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何主也。對曰。三代以後賢主。未有如文帝者。上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夜入未央宮於擾攘時。定變故於俄頃之際。諸將故武夫。皆脅息待命。恐無才者不及是。然能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使一時風俗。恥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上曰。王猛佐符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對曰。王猛睚眦之忿必報。專教符堅以峻刑法殺人爲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理順而勢利。則下豈有不從者乎。上深然之。

王安國著序言五十篇。上初卽位。韓絳邵亢爲樞密副使。同以序言進。上御批

稱美。令召試學士院。將不次進用。而大臣有不喜之者。止得兩使職官從。辟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後中丞呂誨彈奏王荆公。猶引以爲推恩太重。平甫博學工文章。通古今。達治道。勁直寡合。不阿時之好惡。雖與荆公論議。亦不苟合。故異時執政。得以中傷。而言事者謂非毀其兄。遂因事逐之。天人皆以爲寃。初荆公爲參知政事時。因閱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爲宰相而作艷詞可乎。平父曰。亦偶然爾。呂惠卿爲館職在坐。遽曰。爲政必放鄭聲。况自爲之乎。平父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呂大以爲譏已。自是遂與平父相失云。

東軒筆錄。按鄭聲事。三書所載不同。未知孰是。

鄭俠介夫者。福州福清人。荆公居憂金陵時。嘗從學。後舉進士。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師。會荆公秉政。俠見之。公喻使試刑法。俠辭不習。公問以所聞。俠因爲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公不答。俠退。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

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荆公又使人喻。將以爲經義局檢討。俠又辭之。公使人謂之曰。凡仕官須改得一京官。然後可以別圖差遣。何得介僻如此。俠對曰。俠罷官而來。本求執經丞相門下耳。初不知官有美惡高下也。不意丞相一旦當路。發言無非以官爵爲先。殊非俠所望也。且丞相果欲援俠而進之。俠之所言。行其一二。使俠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錢法。京師細民。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錢。不輸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稅院。並行倉法。專欄月賦食錢。每正稅百錢。則收市利十錢以給之。違法之行。則正稅不及十錢者。有司亦取之。其末反重於本。俠又言於荆公。得損其尤甚者數事。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于三月。河東河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飢民。市麻粃麥麸爲糜。或掘草根采木實以食。或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妻鬻子以償官。俠畫圖爲書。勾馬遞以問曰。如行臣

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又自劾擅發馬遞待罪。時熙寧年三月二十六日也。神宗皇帝覽疏歎息。終夕不寐。翌日遂詔韓維孫永。體量免行錢。詔曾布體量市易法。又詔司農寺發常平倉。放商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田保甲並罷。凡此類十八事。民間譁呼相慶。四月一日。遂下詔責躬求言。越三日大雨。十一日早朝賀雨。神宗出圖狀示宰執。且責之。丞相以下皆謝罪。是日有旨。放俠擅發馬遞之罪。荆公遂力求去。於是其徒爭言俠罪。詔送開封取勘。時士庶欲應詔言事者甚衆。聞此皆沮縮。而姦人託名爲書。日詣甌獻之。乞留荆公。守新法而治俠罪。會熙河小捷。羣小因得人其言。呂惠卿鄧綰之徒。至環泣上前。已而荆公卒去位。荐惠卿以代己。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土鬻席逾寸。俠又上書言。安石本爲惠卿所誤至此。今復相援以遂前非。不復爲

宗社計。昔唐天寶之亂。國忠已誅。貴妃未戮。人以為賊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屬熙河奏捷。殺戮甚衆。上為惻然。手詔諭王韶等。今後只務招降木征餘黨。毋以多殺為功。於是惠卿等益惡之。亟取開封所勘擅發馬遞事下邢部。定合罰銅十斤取旨勒停。俠又上書言。大臣奏以三路流民。皆為南北下各有田。名鷺子田。若北旱則南。南荒又北。此皆誣罔上聽。臣乞勘會。三路之民。自去冬流移。至今不已。何人是南方有田者。它語譏大臣甚衆。并詆臺諫皆如芻靈木偶。又言禁中被甲登殿等事。奏入。執政大怒。言於上以為謗訕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既行。上問惠卿。鄭俠小臣。禁中密事。及大臣奏對之言。何自聞之。惠卿對曰。此皆馮京手錄。使王安國持示。導之使言耳。惠卿與京同列。議多矛盾。以詔事荆公。為安國所疾。屢諷其兄不寤。故併中之。已而上以惠卿

語責京。京惶駭對曰。臣與鄭俠。素不相識。上方疑之。御史知雜張琥遂以俠事劾京。京奏俠行未遠。乞追還對辨。遂詔付臺推勘。遣奉禮郎舒亶追俠。及諸太康。搜其衣囊。得王克臣所贖銀三十兩。御史臺知班楊忠信所贈韓范司馬諸公所言新法不便奏藁兩帙。遂逮赴詔獄。俠對實不識京。但每遣門人吳無至詣檢院投匭。判院丁諷輒爲無至。道京稱歎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途。安國馬上舉鞭相揖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至所居。求觀前後奏草。俠答以未嘗存留。安國言亦見所與家兄書。家兄雖安國之言亦不聽。而况公平。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爲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爲小人所誤。家兄自以爲人臣子。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使四海九州之怨。盡歸於己。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爲然。忠信者嘗應四月一日詔書。言新法不便。因謂俠曰。御史



職在諫爭。皆緘默不言。公一監門爾。乃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探懷中書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京未嘗使安國傳導省中語。凡所論。乃鄰居內殿崇班楊永芳所告也。安國赴對不承。俠責之曰。凡對制使。不當有隱。口所言者。安得諱之。天地鬼神。皆在左右。學士欲誰欺耶。安國乃伏。獄成。俠改送英州編管。忠信無至。皆真決。編管湖外。京罷政。輒落職。安國追毀告身。放歸田里。俠徒步赴貶。居十年。樞密直學士陳襄。在經筵日。嘗論荐當世之士。自司馬公而下三十三人。最後言鄭俠小臣。愚直敢言如此。是亦發於忠義。非陛下矜憐其志。而使得生還。誰復爲俠言者。尋以哲宗登極。恩霈放還。用蘇軾孫覺虞大寧等荐。除泉州州學教授。秩滿諸生借留。州奏得再任。元符元年。再貶英州。徽宗登極放還。復爲泉州教授。崇寧初。又勒停。尋復將仕郎。宣和初卒。俠性清儉。布衣糲食終

其身。平居進止。必以禮法。閨門怡然。不肅而治。喜賓客。樂教訓。齎用廣施。鄉里敬之。中表有應舉不以實年者。俠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不可。暇日聞子姪誦詩考槃之義曰。弗諉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願人之於君。有卷卷之不忍也。故永矢以絕之。公嘆曰。是何言與。古之人在吠畝。不忘其君。况於賢者一不見用。而忿戾若是哉。蓋弗諉者。弗忘君也。弗過者。以君爲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其存心如此。故雖流落頓挫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覩政役繁興。民物嗷嗷。但顰顙而已。鄭介夫言行錄

錢景謚者。懿王孫。師事康節先生。舊與王荆公善。後荆公用事。論新法不合。遂相絕。終身爲外官。其家集有答堯守趙度支書自序甚詳云。始僕爲進士時。彼爲太常博士。主別頭試。取僕於數百入之中。是後日遊其門。執師弟

子之禮。授經論又。非二帝三王之道。孔子孟子之言不言。及僕丁家難。聞其參大政。天下之人。無不歡喜鼓舞。謂其必能復三代之風。一致太平。是時僕自許昌以私事來京。因見之於私第。方盛夏與僧智緣者並臥於地。又與其日最親者一人。袒露而坐於傍。顧僕脫帽褫服。初不及其他。卒然見問曰。青苗助役如何。僕對以利少而害多。後日必爲平民之患。又問曰。孰爲可用之人。則對以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之難尤非淺淺事。彼不樂。僕私自謂大賢爲政於天下。必有奇謀遠業。出人意料。亦不敢必其乖亂。及歸許。見其變祖宗法度。專以聚斂苛刻爲政。務爲新奇。謂之新法。而天下好進之人。紛紛然以利進矣。殊非前日之所講。而聞者又二三年。僕以調官來京師。當其作相。又往見之。彼喜僕之來。令先見其弟平甫。平甫固故人知我者。亦喜曰。相君欲以館閣處君而任以事。僕戲與平甫相諭。以謂百事皆可。所

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平甫雖以僕爲大方。然擊節賞歎。以爲知言。及見彼首言欲僕治峽路役書。又以戎瀘蠻事見委。僕以不知峽路民情。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彼大怒。時坐客數十人。無不爲僕寒心者。後僕官繫鄧。彼益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無一二存者。百姓愁苦。而郡縣吏惴惴憂懼。虞以罪去。且不但變其法制而已。乃以穿鑿不經。入於虛矣。牽合臆說。作爲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誕怪。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傾險趨利。殘民而無恥者。謂之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僕旣預仕籍。而所學者聖賢事業。專以春秋爲之主。皆大中至正。三綱五常之道。其所爲文學。六經而爲。必本於道德性命。而一歸於仁義。其施於官者。則又忠厚愛人。兼善天下之道。自顧不合於時。而學之又不能方。惶惶然無所容其

迹。而故人張諫議正國。辟僕爲高陽帥幙。到官已逾一年矣。今春邵堯夫先生亦有書招我爲洛中之游。兼有詩云。年光空去也。人事轉蕭然。止俟貧老之兄。生事粗足。幼而孤者有分有歸。亦西歸洛中。守先人墳墓。徜徉於有洛之表。吾願畢矣。聞見錄

# 變法本末紀事

(上)

陳夢雷

神宗熙寧元年。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按食貨志。熙寧元年。知諫院吳充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爲重。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殷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故近年上戶寔少。中下戶寔多。役使頻仍。生資不給。則轉爲工商。不得已而爲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後帝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按文獻通考。元年。京西轉運使謝景溫言。在法請田戶五年內。凡科役皆免。今汝州四縣。如有客戶。不過一二年。便爲舊戶糾決與之同役。以此卽又逃竄。田土多荒。乞仍舊法。五年內無差科。從之。

熙甯二年。創置三司條例。始行新法。按宋史神宗本紀二年二月甲子。陳升

之。王安石。創置三司條例。議行新法。三月乙酉。詔漕運鹽鐵等官。各具財用利害以聞。夏四月丁巳。遣使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甲子。免河北歸業流民夏稅。秋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十一月乙丑。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是月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按食貨志二年。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今遂欲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顧。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上戶則便。下戶實難。轍以議不合。罷。條例司言。使民出泉雇役。卽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願以條目遣官分行天下。博盡衆議。於是條諭諸路曰。衙前旣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其廂鎮場務之類。舊酬獎衙前。

不可令民買占者。卽用舊定分數。爲投名衙前酬獎。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之類。其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毋費。承符散從官等。舊若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庶使無困。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泉以助役。久之。司農寺言。今立役條。所寬優者。皆村鄉樸蠢。不能自達之窮。所裁取者。乃仕官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經制一定。則衙司縣吏。無以施誅求巧舞之姦。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欲先自一兩州爲始。候其成就。卽令諸州軍倣視施行。若實便百姓。當特獎之。詔可。於是提點府界公事趙子幾奏上府界所在條目。下之司農詔判寺鄧綰曾布更議之。綰布言。畿內鄉戶。計產業若家資之貧富上下分爲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兩縣有產業者。上等各隨縣。中等併一縣輸。析居者隨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



隨役重輕制祿。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爲祿。贏其二千七百。以備凶荒欠闕。他縣倣此。然輸錢計等而下。而戶等著籍。昔緣巧避失實。仍詔責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衆。稽其物產。考其貧富。察其詐僞。爲之升降。若故爲高下者。以違制論。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爲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爲。法旣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爲令。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開封一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鄉役數千。遂頒其法於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輕重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便爲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顧直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又按志。治

平三年。常平入五十萬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萬一千一百五十七石。熙甯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以上。斂散未得其宜。故爲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斛斗。愚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糶。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斛斗。半爲夏料。半爲秋料。內有諸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旣受貸。則兼並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有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並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

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倉轉移法。詔可。旣而條例司又言。常平廣惠倉條約。先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訪問民間。多願支貸。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當議置提舉官。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詔諸路各置提舉官二員。以朝官爲之。管當一員。京官爲之。或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初神宗旣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安石爲帝言天下財利所當開闢斂散者。帝然其說。遂刼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因請以著作佐郎編校集賢書籍呂惠卿爲制置司檢詳文字。自是專一講求。立爲新制。欲行青苗之法。蘇轍自大名推官上書召對。亦除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爲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此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

。州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言。漢常平法耳。公誠能行之。晏之功。可媿立也。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於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行之河北。於是安石決意行之。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而爲青苗矣。蘇轍以議不合。罷。而諸路提舉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卽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廉在河北。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不以爲便。廣廉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然言不便者甚衆。右正言李常孫覺。乞詔有司。毋以彊民。時提

舉府界常平事侯叔獻。屢督提點府界縣鎮呂景散錢。景以畿縣各有屯兵。歲入課利。僅能贍給。又民戶嘗貸糧五十餘萬石。尙悉以閣。今條例司又以買陝西鹽鈔錢五十萬緡爲青苗錢給散。恐民力不堪。詔送條例司。召提舉司官至中書戒諭之。王安石言。若此諸路必顧望不敢推行新法。第令條例司指揮。從之。

按蘇轍傳。神宗立已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以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有不便。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

。以爲河南推官。按陳升之傳。二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旣相。遂請免條例司。其說以爲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卽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按王安石傳。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勾令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預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

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邑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概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於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

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

熙寧二年。始散青苗錢於諸路。立保甲及免役法。按宋史。神宗本紀三年

。春。正月。乙卯。詔諸路散青苗錢。禁抑配三月。丙申。孫覺呂公著張戩程顥李常上疏。極言新法。不聽。戊申。李常言青苗斂散不實。有旨具析。翰林學士兼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書。以爲不當。坐罷職。守本官。五月。癸巳。詔并邊州郡。毋給青苗錢。壬寅。詔令司馬光詳定轉對封事。甲辰。詔罷制置三司條例歸中書。八月丙寅。以衛州旱。令轉運司振恤。仍蠲租賦。十二月。乙丑。立保甲法。戊寅初。行免役法。庚辰。命王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是歲振河北陝西旱飢。除民租。按食貨志。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



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坊郭戶有物業勝質當者。亦依鄉戶例支借。且鄉村上等戶並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又條約雖禁抑勒。然須得上戶爲甲頭以任之。民愚不慮久遠。請時甚易。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均賠之患。去歲河朔豐稔。米斗不過七八十錢。若乘時多斂。俟貴而糶。不唯合古制。無失陷。兼民被實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方糶。而提舉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糶本。盡爲青苗錢。則三分之息可爲己功。豈暇更恤斯民久遠之患。若謂陝西嘗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適自冬及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定見成熟。行於一時可也。今乃建

官置司。以爲每歲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試行。俟有緒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盡於諸路置使。非陛下憂民。祖宗惠下之意。乞盡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彊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貧弱。置官理財。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曾公亮陳升之皆言坊郭不當俵錢。與安石論難久之而罷。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公亮升之欲卽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自罷之。連日不決。帝更以爲疑。因令呂惠卿諭旨起安石。安石入謝。旣視事。志氣愈悍。面責公亮等。由是持新法益堅。

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條例司疏列琦奏。而辯析其不然。琦復上疏曰。制置司多刪去臣元奏要語。惟舉大概。用偏僻曲難。及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臣竊以爲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解釋。或有異同。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廩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彥廣其說。謂如此。則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爲多。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不能辨也。且古今

異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一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所贏。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爲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錢歲贏萬錢。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若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爲寬少。而王莽之外。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莽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爲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况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更有農具牛皮鹽麩鞮錢之類。凡十餘目。謂之雜錢。每夏秋起納官中。更以紬絹斛斗抵估。令民以此雜錢折納。又歲散官鹽與民。謂之蠶鹽。折納絹帛。更有預買和買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斂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

深。奈何又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制置司又謂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坊郭有物力戶。未嘗零糶常平倉斛斗。此蓋欲多借錢與坊郭有業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妄稱周禮以爲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詳之。樞密使文彥博。亦數言不便。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王安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帝因使二人潛察府界俵錢事。還言民皆情願。無抑配者。故帝益信之。初羣臣進讀邇英畢。帝問。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司馬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尙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則取之。不願不彊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以爲病。光曰

。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尙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及拜官樞密副使。光上章力辭。至六七。曰。帝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竟出知永興軍。當是時。爭青苗錢者甚衆。翰林學士范鎮言。陛下初詔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提舉司以戶等給錢。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議紛紜。皆云自古未有天子開課場者。民雖至愚。不可不畏。後以言不行致仕。臺諫官呂公著。孫覺。李常。張戩。程顥等。皆以論青苗罷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歐陽修。繼韓琦論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亦坐移鎮。知陳留縣姜潛之。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卽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府寺疑潛壅令。使其屬按驗。無違令者。潛知不免。卽移疾去。知山陰縣陳舜俞不肯奉行。移狀自劾曰。方今小民匱乏。願貸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

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鄉黨。父兄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貸貰爲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舉。誘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舉也。況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歛亦在當月。百姓得錢。便出息輸納。實無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一歲嘗兩輪息錢。乃別爲一賦以弊生民也。坐謫南康軍鹽酒稅。陝西轉運副使陳繹止環慶等六州毋散青苗錢。且留常平倉物以備用。條例司劾其罪。詔釋之。五月。制置三司條例司罷歸中書。以常平新法付司農寺。命集賢校理呂惠卿同判寺。兼領田役水利。按司馬光傳。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竄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

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糶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糶不解。遂



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它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

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筭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旣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旣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贏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

。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按孫覺傳。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

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奏條其妄曰。成周賒

貸。特以備用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

。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

。况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絕。將補耕助斂

。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

民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

。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老臣疎外而不見聽。輔臣

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請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

伍。乘衆情之洶洶。動搖朝廷。鈞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安石覽之怒。覺適

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

縣散常平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因請遣覺行視虛實。覺既受命。復奏疏辭行。且言如陳留一縣。前後曉示情願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體量。望賜寢罷。遂以覺爲反覆。出知廣德軍。按范鎮傳。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惠卿在邇英。言今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敝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爲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

熙寧四年。罷差役法。使民出錢募役。按宋史神宗本紀。四年。二月。辛酉。

詔治吏沮青苗法者。三月。辛卯。遣使察奉行新法不職者。癸卯。詔民緣軍事科役者蠲其租賦。五月。壬子。詔恩冀等州災傷。遣使振恤。蠲其稅。六月。甲戌。富弼坐格青苗法。徙判汝州。八月。癸丑。遣官體量陝西差役新法。及民間利害。冬。十月。壬子。朔。罷差役法。使民出錢募役。十一月。甲申。詔蠲逋租。按食貨志。四年。罷許州衙前幹公使庫。以軍校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後行於諸路。人皆便之。兩浙提點刑獄王庭光。提舉常平張覲。率民助役錢至七十萬。薛向爲帝言。帝問王安石。安石曰。提舉官據數取之。朝廷以恩惠科減。於體爲順。御史中丞楊繪亦言。覲等科配。民輸錢多者。一戶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五月。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超昇等第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諭以相府不知。訴之御史臺。臺不受訴。諭令散去。楊繪又言。司農寺不用舊則。自據戶數。勅立助役錢等第下縣。令著之籍。如

酸棘縣升戶等皆失實。帝乃命提點司究所從升降。仍嚴升降之法。畿民不願輸錢免役。縣按所當供役歲月。如期役之。與免輸錢。先是帝既知東明事。及聞繪言。兩降手勅。問王安石曰。酸棘既有自下戶升入上戶。則四等有免輸役錢之名而無其實。安石力言。嘗取諸縣新舊籍對覆升降。聞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既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中書孫迪張景溫。體量不願出錢之民。欲困以重役。楊繪復論之。而監察御史劉摯。謂昨者團結保甲。民方驚擾。又作法使人均出緡錢。非時升降戶等。期會急迫。人情惶駭。因陳新法十害。其要曰。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概視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爲幸。而下戶苦之。歲有豐凶。而役人爲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闕。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

爲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旣招雇。恐止得浮浪姦僞之人。則帑庾場務綱運。不惟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衆。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恐遇竊則有縱逸。因事輒爲騷擾也。司農新法。衙前不差。鄉戶其舊。嘗願爲長名者聽。仍其舊。却用官自召。賣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酬其重難。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緩急科率。郡縣賴之。難更使之均出助錢。乞詔有司若坊場錢可足。衙前雇直。則詳究條目。徐行而觀之。

帝因安石進呈役錢文字。謂之曰。民供稅斂已重。坊郭及官戶等不須減稅戶升等事。更與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耶。於是提點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能禁遏縣民來訟。雜摭他事。致蕃於理。又使子幾自鞫之。楊繪謂是希安石意指而致縣令於罪也。旣疏辨之曰。子幾若劾蕃五月十日前事。臣固無言。若所劾後乎此日。是以威脅令佐。使民

不得赴懇。得爲便乎。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況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雇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亦有五。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就募者。非土著姦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四也。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爲定制。仍先戒農寺無欲速。就以祈恩賞。提舉司無得多取於民以自爲功。如此。則誰復妄議。劉摯亦言趙子幾以他事拮據賈蕃爲過。且變更役法。意欲便民。民苟以爲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今因畿民有訴。而刻薄之人。反怒縣官不能禁遏。臣恐四遠人情。必疑朝廷欲鉗天下之口。而職在主民者。必皆視蕃爲戒。



則天下休戚。陛下何由知之。子幾挾情之罪。伏請付吏部施行。於是同判司農寺曾布。撫繪摯所言而條奏辨詰之。其略曰。畿內上等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得聚斂之謗。臣所未諭也。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開封府司農寺方秦議時。蓋不知已嘗增減舊數。然舊勅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嘗有升降。則今品量增減。亦未爲非。又况方曉諭民戶。苟有未便。皆爲釐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言者則以謂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斂雇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第。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喻也。凡州

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爲輕役。故但輪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謂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以謂近邊姦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庫。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喻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從民便。爲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綿粟麥必賤。若用他物準直爲錢。則又退揀乞索。且爲民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喻也。昔之徭役。百姓所爲。雖凶荒饑饉。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餘羨。乃所以爲凶年蠲減之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言者則以謂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喻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緡錢七十萬爾。而畿內戶十六萬。率緡錢亦十六萬。是兩

浙所輸纔半畿內。然畿內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言者則以謂吏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徼幸。司農欲以出剩爲功。此臣所未喻也。賈蕃爲令

。不受民訴。使趨京師誼諱。其意必有謂也。誠令用心無他。亦可謂不職矣。

蕃之不職不法。其狀甚衆。皆趙子幾所不得不問。御史之言。欲舍蕃而治子幾

。是不顧陛下之法。陛下之民。宜莫如蕃與御史也。於是下其疏於繪摯。使各

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辨。摯言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

大臣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而行之於諸路。其勢順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

論。爲不順乎民心而已。陛下以司農爲是耶。則事盡前奏。可以覆視。以臣言

爲非耶。則貶黜而已。雖復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而風憲之官。豈當

與有司較是非勝負耶。詔繪知鄭州。摯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衡州鹽

倉。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改助役爲免役。不願就募而強之者論如律

。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議不合。遂各爲奏。帝是侁議。侍御史鄧綰言。利路役歲須緡錢九萬餘。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萬有奇。提點刑獄周約。亦占名無異辭。詔責瑜約。而擢侁爲副使。諸路役書旣上之司農。乃頒募役法於天下。用免役錢。祿內外胥吏。有祿而贓者。周倉法重其坐。初京師賦吏祿。歲僅四千緡。至八年。計緡錢三十八萬有奇。京師吏舊有祿。及外路吏祿。又不在是焉。時知長葛縣樂京。稱助役之法。不可久行。常平司詢其故不答。遂罷。京西使者召知湖陽縣劉蒙會義。蒙不肯議。退而條上利害。卽投劾去。而權江西提刑提舉金君卿。首募受代。官部錢帛綱趨京。不差鄉戶衙前。而費減十五六。賜詔獎諭。仍落權爲真。免役剩錢。詔州縣用常平法給散休息添給吏人餐錢。仍立爲法。京東免役錢。以秋料起催。若雇直多少。役使重輕有未究者。命監司詳

具來上仍須。熙寧七年。乃行。永興秦鳳。比之他路。民貧役重。詔提舉司併省冗役。次第蠲減。當留三分寬剩。以爲水旱閣放之備。又按志。景德中。賦入之數。總四千九百一十六萬九千九百。至皇祐中。增四百四十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萬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赦令蠲除以便於民。若逃移戶絕不追者。景德中。總六百八十二萬九千七百。皇祐中。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萬八千七百。每歲以災害蠲除者。又不在是焉。神宗留意農賦。湖廣之民。舊歲輸丁米。大中祥符以後。屢裁損猶不均。熙寧四年。乃遣屯田員外郎周之純往廣東相度均之。按文獻通考。四年。上召二府對資政殿。馮京言。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弊。上曰。詢訪鄰近百姓。亦皆以免役爲喜。蓋雖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願故也。文彥博言。祖宗法制具再。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

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四月。從提舉常平陳知儉之請。罷許州衙前幹公使庫。以軍校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初諸路衙前。以公使多所賠費。有至破家者。至是始更以軍校。其後行於諸路。人皆便之。

熙寧五年。頒方田均稅法。按宋史神宗本紀。五年。八月。甲辰。頒方田均稅法。十二月。戊寅。詔寺觀奉聖祖及祖宗陵寢神御者免役錢。按食貨志。

神宗患田賦不均。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六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廬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卽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

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旣具。乃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熙寧七年。詔役錢千。別納頭子五錢。行給田募役法。又以呂惠卿言行手實法。按宋史神宗本紀。七年。二月。癸未。詔三司歲會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八月。辛卯。詔免淮南開封府來年春夫。除放邢洛等州秋稅。冬。十月。庚辰。置三司會計司。以韓絳提舉。按食貨志。七年。詔役錢千。別納頭子五錢。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運之類。皆許取以供費。不給以情輕贖銅錢足之。

。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給田募人爲之。凡逃絕監牧之田。籍於轉運司者。不許射買請佃。提刑司以其田給應募者。而覈其所直。準一年雇役爲錢幾何。而歸其直於轉運司。衢州西安縣。用緡錢十二萬買田。始足募一縣之役。司農寺言。不獨兩浙如此。他路宜亦如之。費多難贍。乃欲改法。遂詔自今用寬剩錢。買募役田。須先參會餘錢以枝梧災傷。方許給買。若田價翔貴之地則已之。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參知政事呂惠卿。及其弟曲陽縣尉利卿。皆請行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併屋宅分有無蕃息立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買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明書其數。示衆兩月。使悉知之。詔從其請。司農寺乞廢戶長坊正。令州縣



坊郭擇相鄰戶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爲甲頭。督輸稅賦苗役。一稅一替。其後諸路皆言甲頭催稅未便。遂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法並罷。

又按志。七年。帝以久旱爲憂。翰林學士承旨韓維言。畿縣近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於民。至伐桑爲薪。以易錢。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帝頗感悟。太皇太后亦嘗爲帝言。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盍罷之。會百姓流離。帝憂見顏色。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屢求去。四月。出知江寧府。然安石薦韓絳代相。仍以呂惠卿佐之。於安石所爲。遵守不變。按蒲宗孟傳。宗

孟爲三司提舉帳司官。呂惠卿制手實法。然猶許災傷五分以上不預。宗孟言。

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爲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均齊其力役。天下良法也。然災傷五分不預。爲臣以爲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

。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病矣。按文獻通考。七年。

詔役錢每千別納頭子五錢。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載之類。皆許取以供費。若尙不給。用許以情輕贖銅錢足之。先是凡公家之費。有敷於民間者。謂之圓融。多寡之數。或出臨時。污吏乘之以爲姦。習弊滋久。至是詔輒圓融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原。又詔聞定州民有折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令安撫轉運提舉司體量其實以聞。王安石白上。言百姓賣屋納役錢。臣不能保其無此。然論事有權。須考問從前差役賣屋賠填。與今賣屋納役。孰多孰少。卽於役法利害。灼然可見。又詔崇奉聖祖及祖宗陵寢神御寺院宮觀免納役錢。諸旌表門閭有勅書及前代帝王子孫於決有蔭者。所出役錢。依官戶法。賜號處士。非因技授者准此。七月。參知政事呂惠卿。獻議曰。免役出錢。或未均。出於簿法之不善。按戶手令實者。令人戶具其丁口田宅之實也。嘉祐敕造簿。委令佐責戶長三大戶。錄人戶丁口稅產物爲五等。且田野居民耆戶長。豈能盡知

其貧富之詳。既不令自供手實。則無隱匿之責。安肯自陳。又無賞典。孰肯糾抉。以此舊簿。不可信用。謂宜做手實之意。使人戶自占家業。如有刊匿。卽用隱寄產業賞告之法。庶得其實。於是遂行手實法。

熙寧八年。罷給出募役法。又罷手實法。按宋史。神宗本紀。熙寧八年。八月。丙申。減官戶役錢之半。冬。十月。壬寅。罷手實法。按食貨志。王安石言給田募役。有害十餘。八年。罷給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舊。闕者弗補。官戶輸役錢免其半。所免雖多。各無過二十千。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通計之。兩州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隨所輸錢等第。不及者。從一多處併之。初手實法行。言者多論其長告訐。增煩擾。至是惠卿罷政。御史中丞鄧綰。言其法不便。罷之。委司農寺再詳定以聞。按文獻通考。八年。十月。詔聞東南推行手實簿法。公私煩擾。其權罷。委司農寺再詳定以聞。初呂惠卿創行手實法。言

者多論其長告訐。增煩擾。不便。至是惠卿罷政。御史中丞鄧綰言役法初行。且用丁產戶籍。故諸路患其不均。各已改造。其均錢之法。田頃可用者視田頃。稅數可用者視稅數。已得家業貫伯者。視家業貫伯。或隨所下種石。或附所收租課。法雖不同。大約已定。而民樂輸矣。安用剔抉披索。互相糾告。使不安其生耶。凡民所以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數供析出錢。則本用供家。不專於租賃營利。欲指爲供家之物。則有時餘羨。不免須貿易與人。則家家有告訐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矣。夫行商坐賈。通貨殖財。四民之一也。其有無交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蓄。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析閱。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則公家簿書如何拘轄。隱落之罪。安得而不犯。徒使讎訟者趨賞報怨。而公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餓。而不敢爲生。其爲未善可知矣。故降是詔。又按通考。八年。詔問罷耆戶長壯丁之法。何人

建議。及以此議奏呈。帝曰。已令出錢免役。又排甲使爲保丁。責之催科。失信於民。又保正本令習兵。何可更共二役。安石曰。保丁戶長。皆百姓爲之。令罷差戶長。使爲保丁。數年或十年。方催一稅。其在役不過二十餘家。於人情無所苦。周官什伍其民。有軍旅。有田役。若謂保丁止供教閱。不知餘事。屬何人也。其後諸路皆言甲頭催稅未便。遂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法並罷。又詔官戶輸役錢免其半。所免雖多。各無過二十千。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通計之。兩州兩縣有物產者隨所輸錢等第。不及者并一多處。以司農寺言。戶減免錢數。及民戶兩處有物產者出錢不一故也。

熙寧九年。詔減寬剩餘錢。按宋史。神宗本紀不載。按食貨志。九年。以荆

湖兩路敷役錢太重。較一歲入出寬剩錢數多。詔權減二年。尋詔自今寬剩役錢。及買撲坊場錢。更不以給役人。歲具羨數上之。司農餘物。凡籍之常平司者

。常留一半。侍御史周尹言。募役錢數外。留寬剩一分。聞州縣希提舉司風旨。廣敷民錢。省役額。損雇直。而民間輸數。一切如舊。寬剩數多。募直輕。而倉法重。役人多不願就募。天下皆謂朝廷設法聚斂。不無疑怨。乞募耆長戶長。及役人不可過減者。悉復舊額。約募錢足用。其寬剩止留二分。是歲諸路上司農寺。歲收免役錢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萬貫石匹兩。金銀錢斛匹帛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二貫石匹兩。絲綿二百一兩。支金錢斛六百四十八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兩貫石匹。應在銀錢斛匹帛二百六十九萬三千二十貫石匹兩。見在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貫石匹兩。按文獻通考。九年。三司使沈括。亦言立法之意。本欲與民均財惜力。役重者不可不助。無役者不可不使之助金。重役不過衙前者戶長散從官之類。衙前卽坊場河渡錢自可足用。其餘取於坊郭官戶女戶單丁寺觀之類。足以賦祿。出錢之戶不多。則州縣易於督斂。重

輕相補。民力均。詔司農寺相度以聞。

○詔曰。農者。天下之本。而食之源也。自古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務農。農功既成。則民力均。民力均。則國用足。國用足。則天下安。今農功廢。民力不均。國用不足。天下不安。朕深憂之。特詔司農寺。相度天下農田。以聞。

○詔曰。農者。天下之本。而食之源也。自古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務農。農功既成。則民力均。民力均。則國用足。國用足。則天下安。今農功廢。民力不均。國用不足。天下不安。朕深憂之。特詔司農寺。相度天下農田。以聞。

○詔曰。農者。天下之本。而食之源也。自古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務農。農功既成。則民力均。民力均。則國用足。國用足。則天下安。今農功廢。民力不均。國用不足。天下不安。朕深憂之。特詔司農寺。相度天下農田。以聞。

○詔曰。農者。天下之本。而食之源也。自古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務農。農功既成。則民力均。民力均。則國用足。國用足。則天下安。今農功廢。民力不均。國用不足。天下不安。朕深憂之。特詔司農寺。相度天下農田。以聞。

○詔曰。農者。天下之本。而食之源也。自古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務農。農功既成。則民力均。民力均。則國用足。國用足。則天下安。今農功廢。民力不均。國用不足。天下不安。朕深憂之。特詔司農寺。相度天下農田。以聞。

○詔曰。農者。天下之本。而食之源也。自古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務農。農功既成。則民力均。民力均。則國用足。國用足。則天下安。今農功廢。民力不均。國用不足。天下不安。朕深憂之。特詔司農寺。相度天下農田。以聞。

○詔曰。農者。天下之本。而食之源也。自古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務農。農功既成。則民力均。民力均。則國用足。國用足。則天下安。今農功廢。民力不均。國用不足。天下不安。朕深憂之。特詔司農寺。相度天下農田。以聞。

○詔曰。農者。天下之本。而食之源也。自古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務農。農功既成。則民力均。民力均。則國用足。國用足。則天下安。今農功廢。民力不均。國用不足。天下不安。朕深憂之。特詔司農寺。相度天下農田。以聞。

○詔曰。農者。天下之本。而食之源也。自古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務農。農功既成。則民力均。民力均。則國用足。國用足。則天下安。今農功廢。民力不均。國用不足。天下不安。朕深憂之。特詔司農寺。相度天下農田。以聞。

變法本末紀事 下

陳邦瞻

仁宗嘉祐五年。五月巳酉。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携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不求試。調知鄆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尋通判舒州。文彥博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召試館職。不就。歐陽修薦爲諫官。安石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又辭。懇求外補。知常州。移提點江西刑獄。與周敦頤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授之美官。唯患其不就也。及是爲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安石果於自用。於是上萬言書。大要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



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旣不足用。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上覽而置之。

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甯。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强者則挾上旨以造

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英宗治平四年。閏三月癸卯。以王安石知江甯府。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神宗在穎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卽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或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帝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乃有江甯之命。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卽起視事。九月以王安石爲翰林學士。時宰相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曾公亮因乃薦王安石。覬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從之。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

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

神宗熙寧元年。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師。時受翰林學士之命。已七越月矣。詔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躋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嘗患無人可以助治

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十一月。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二年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安石對曰。末世風俗。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甲子。議行新法。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宏羊劉晏麤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

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尙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多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魯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凡有奏請。朝臣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

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怒友善。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路。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曰。利以和義。善用之善舜之道也。時爭新法。廟堂諸大臣。議論多不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曰。君言失矣。臯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安石不應。夏四月。丁巳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魯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嫗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楊炎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當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旣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取庸錢。且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旣

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耶。不聽。六月丁巳。罷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入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言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不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



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旣斥安石益自用。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秋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於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爲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旣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

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八月。罷知諫院范純仁。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措克財利。民心不甯。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可謂爲監戒者。遂作尙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逃小臣。諮詢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宏羊行均輸之法。而使小人措克生靈。歛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尙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

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  
覲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  
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  
事功急就。必爲儉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留章不下。  
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  
。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  
也。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  
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  
格。以事左遷。知和州。壬戌。貶判刑部劉述等。六人初知登州。許遵上州  
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法困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  
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爲是。光謂因他罪致

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爲兩事。而謂謀爲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方意嚮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爲令。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遂率侍御史劉琦錢覲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囂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權。取爲己功。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罷逐以慰天下。曾公亮畏避安石。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皆宜斥免。疏上。安石奏先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顛監衢州鹽稅。殿中侍

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進。韻將出臺。罵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蘄州。安石欲置述於獄。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判復州。師元貶監安州稅。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與呂惠卿論。論多不合。會遣入使於四方。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不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轍爲河南府推官。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

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與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糶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爲青苗矣。初王安石旣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

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竣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壬辰。王安石薦呂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也。帝言。安石不好官職。自奉甚薄。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復此其所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真奸邪。而爲安石謀主。安石爲之力行。故天下並指爲奸邪也。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克。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詔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

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講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甯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例條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抵光。



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利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尙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光又講漢史。至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爲讒。安得不黜。光曰。進讀及之爾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在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

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皆以爲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冬十月丙申。富弼罷。時王安石用事。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敬好。善疾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旣相。帝問司馬光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

循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十一月。乙丑。命韓絳制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欲傳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以議論盈庭。引升之爲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於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卽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爲不可。由是二人遂不合。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

以爲助。丙子。頒農田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置諸路提舉官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旣置。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卽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爲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適奏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顥之言。皆不行。閏月。遣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

三年二月己酉。河北安撫司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

皆立借錢貫數。三等而下。更許皆借。且鄉戶上等並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併之家。今令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求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

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行。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諸路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宏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

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爲異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爲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令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爲言。帝曰。吾道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嘗與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交結。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王申。以司光馬爲樞密副使。固辭不拜。初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於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外託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

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琦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大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待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

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乙酉。韓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卽從之。貶三月貶知審官院。院孫覺知廣德軍。帝初即位。覺爲右正言以言事件。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爲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惠卿辨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



。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程顥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覲。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徧。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尙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謹。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

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況耀耀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旣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夏四月戊辰。貶御史中丞呂公著。時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遂誣公著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於是貶公著知穎州。且命之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已卯。趙抃罷。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

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公論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以韓絳參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爲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之事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爲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於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癸未。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襄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定少受學於王安石。舉進士。爲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卽往白安石。

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壬午。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戢右正言李常。時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之而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况於措制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預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

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早賜降責。帝令顯詣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媿屈。戩與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公著。又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循從。李定以邪詔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色。常上言均輸青苗歛散取息。傳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

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奉詔。顯言既不行。懇求外補。而戩常亦各乞罷。乃罷常通判滑州。戩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石素善顯。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爲京西路提點刑獄。顯辭。乃改簽書鎮甯軍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五月癸巳。詔并邊州郡。毋給青苗錢。甲辰。詔罷制置三司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否。安石言修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領是司。每請問奏事。今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凡修條例司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九月。以曾布爲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王安石嘗欲置其黨一二人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

。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罷。山陰陸佃嘗受經於王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

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安石驚曰。何乃

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

。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

。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

矣。旣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不行。以劉庠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

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爲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

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齊治乎。庠對曰

。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大臣也。庚子。曾公亮罷。公亮初嫉韓琦。故薦

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嚮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

若不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

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觀使。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己。於聽其罷相。乙巳。親策賢良方正。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卽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臣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自思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啓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論文仲不當黜。帝不聽。范鎮上疏言。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神明之累。亦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癸丑。罷司馬光知永興軍。冬十月。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許之。鎮上



疏言。臣言不用。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復極論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有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謝表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知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於時將帥之臣奉朝請。擴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

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  
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  
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至京畿河北京  
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  
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  
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乙丑。立保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  
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  
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  
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財勇過人者。亦  
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

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聽糾。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依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丁卯。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政事。戊寅。行募役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

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卽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軍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名。以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旣試用其法。於開封府。遂推行於諸路。旣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於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旣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尋以台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徒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邪。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而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

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者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庚辰。命王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時天下以新法騷然。邵雍屏居於洛。門人故舊仕宦中外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

四年。三月辛卯。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陳留知縣姜潛。到官纔數月。青苗令下。潛卽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卽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夏四月癸酉。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先是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

。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卽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旣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事。出直使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悅。命軾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常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

。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青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旣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異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宏羊之說。買賤買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富與貴。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務專掩覆過失。未常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昌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常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守。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



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綱紀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以鄧綰爲侍御史判司農寺。初綰通判甯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翫治。當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諛佞。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驛召對。會夏人寇慶州。綰於帝前數陳甚悉。帝問識王安石呂惠卿否。綰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屬安石致齋。陳升之以綰練習邊事。使復知甯州。綰

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縮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縮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而呂惠卿居憂。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縮以威衆。故有是命。五月甲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誨有疾。素乞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寔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豚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以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惜。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尙可爲。君實勉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識與不識。咸痛惜之。時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日力可惜。韓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

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爲天下者。如此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爲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載保甲法。未幾維出知襄州。甲戌。富弼移判汝州。弼在亳州。持青苗法不行曰。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甯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左僕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謫。猶不失富貴。昔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佑貢舉。或稱安石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爲

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媿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楊繪。言提舉常平張覲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楊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劉摯爲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入見帝。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事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成。

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楊繪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使訟助役事。摭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指。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劉摯亦論趙子幾摭摭賈蕃。是欲鉗天下之口。乞按其罪。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爲。曾布請爲之。旣作十難。且劾楊繪劉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甚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爲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值。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

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儂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爲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爲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會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匄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歛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昭貶繪知鄭州。謫摯監衡州鹽倉。堞亦落職。遣訪察使。遍行諸路。

促成役書。八月。以王雱爲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爲人慳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鄧綰曾布力薦之。遂有是命。雱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臯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與姑退。雱不樂。九月。鬻諸路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歲收六百九十八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匹。有奇。旣而司農并祠廟鬻之。聽民爲買。區其中。冬十月。以鮮于侁爲利州轉運副使。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爲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爲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初王安石居金

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侂惡其沽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侂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概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旣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使詰之。侂曰。青苗之法。願取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侂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五年春正月。己亥。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收罪之。三月。富弼致仕。弼至汝州。兩月。卽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帝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其敬之如此。丙午。行市易法。六市易



司皆隸焉。夏四月丙午。行保甲養馬法。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值。令自市。先行於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二百里者有禁。歲一闕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遍行於諸路。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妄奏罷閤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評有罪。然未始罪評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

。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得言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爲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齋表入請。帝不視。以表授安石。固令就職。八月甲辰。頒方田均稅法。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卽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

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院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旣具。乃以鉅野縣慰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六年夏四月。己亥。文彥博罷。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徧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爲己。而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爲損國體。歛民怨。致華嶽山崩。爲帝極言之。且曰。衣冠之家。罔利於市。縉紳清議。尙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

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彥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九月。將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賒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買百貨。并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七年夏四月癸酉。權罷新法。自去歲秋七月不雨。以至於是月。帝憂形於色。嗟歎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卽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嘆雖久。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爲安石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

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至是俠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爲圖。及疏言時政之失。詣閣門不納。遂稱祕急發馬遞上之。其略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止并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况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罷。凡十有八事。

。民間譁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甲戌。輔臣入賀雨。帝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丙戌。王安石罷。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儇慧巧佞。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

邪。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甯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甌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己。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主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復。五月。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罷。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究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梟實冰炭。大傷國體。安石力辯。至譏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略。帝曰。卽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旱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買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

奏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於賞。挾官府而爲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脅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



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饒州。以章惇爲三司使。秋七月。立手實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物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簡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訪察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

凶張弛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冬十月。庚辰。置三司會計司。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賦取如故。往往陷大辟。議者不以爲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今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爲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八年春正月。鄭俠上疏。論呂惠卿朋黨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

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毀罵等事。惠卿奏爲謗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遂編管俠於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馮京與呂惠卿同在政府。議論多不合。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御史張璪。承惠卿旨劾俠嘗游京之門。交通有迹。鄧綰鄧潤甫言王安國嘗借俠奏藁觀之。而有獎成之言。意在非毀其兄。於是放安國歸田里。出京知亳州。時俠貶汀州。已行。惠卿又令舒亶捕之。道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俠英州。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

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來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於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祕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逐之。二月癸酉。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旣得志。有射羿之意。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志。一時朝士。見惠卿得君。謂可

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而鄧綰鄧潤甫。因李逢之獄。又挾李士甯以撼安石。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顯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惠卿聞之。不安。乃條例安石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二。上封惠卿所言。以示安石。安石上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須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旣而安石承召命。卽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初蜀人李士甯者。得導氣養生之術。自言時已三百歲矣。又能言人休咎。王安石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安石鎮金陵。呂惠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趙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者言士甯嘗預此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於市。士甯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惠卿始興此獄。引士甯意。欲有所誣讎。會安石再入秉政。謀遂不行。冬十月庚寅。呂惠卿罷。御史

蔡承禧。論惠卿欺君玩法立黨肆奸。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  
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  
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  
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奸。出知湖州。乙未。慧出  
軫。章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程  
顥應詔論朝政極切。差知扶溝縣事。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慧出  
軫。十年又有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  
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不火。有如  
裨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  
。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言。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  
。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勉慰起之。其黨謀

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有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罷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九年。秋七月。鄧綰罷。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上書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尙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失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爲。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

石。安石曰縮爲國司直。而爲宰臣及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縮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冬十月丙午。王安石罷。安石之再相也。屬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甯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旣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呂惠卿所誤也。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充子安持雖娶王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爲。數爲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罷。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充不能用。以馮京知



樞密院事。時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爲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學案

荆公新學略表

王安石

子雱

廬陵門人

龔原

鄒浩

別為陳鄒諸儒學案

沈躬行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王無咎

晏防

陸佃

子宰

孫游

呂希哲

別為榮陽學案

汪籟

鄭俠

蔡肇

陳祥道

弟暘

許允成

別附呂惠卿

蔡京

蔡卞

林希

蹇序辰

父周輔

馬希孟

方慤

孟厚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昭禹

鄭宗顏

耿南仲

王安中

並爲新學者

李純甫

別爲屏山鳴道集說略  
王學餘派

王安禮

元孫  
厚之

別見象山學案

王安國

並荆公弟

曾鞏

別見廬陵學案

孫侔

並荆公講友

宋保國

荆公學侶

荆公新學略

祖望謹案荆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爲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爲荀子。已而聚訟大起。三經新義。累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爲敵國。上下

學案者。不可不窮其本末也。且荆公欲明聖學而雜於禪。蘇氏出於縱橫之學而亦雜於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也。述荆公新學略及蜀學略。梓材案是條序錄。兼蜀學而言之。謝山以其並爲雜學。故列之學案之後。別謂之學略云。

廬陵門人

文公王臨川先生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蚤有盛名。舉進士高第。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召試館職。固辭。知鄆縣。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以文路公薦。再召試爲羣牧判官。出知常州。提點江東刑獄。入爲三司度支判官。獻書萬餘言。極陳當世之務。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除同修起居注。固辭。遂除知制誥。神宗卽位。除知江寧府。召爲翰林學士。未幾。參知政事。先生旣執政

。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升之同領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繼興矣。自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呂誨等。力請罷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莘老覺李公擇常胡完夫宗愈御史張天祺戩王子韶陳古靈襄程明道顯。皆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前宰相韓魏公琦。亦上疏論青苗之害。先生稱疾求分司。不許。三年。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知制誥。其徒呂惠卿修撰經義。先生提舉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先生率羣臣入賀。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功。慈聖光獻皇后宣仁聖烈皇后聞見神宗。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亂天下。神宗亦流涕。退。命先生裁損之。先生重爲解。乃已。七年。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遂以吏部尙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甯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呂惠卿爲先生所知。驟引至執政。洎先生再相。苟可以中先生。無不爲也。會先生子雱卒。先生丐奉祠。以使相爲集禧

觀使。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左僕射爲觀文殿大學士。元豐三年。改封荆國公。退居金陵。始悔恨爲呂惠卿所誤。哲宗卽位。拜司空。明年卒。贈太傅。紹聖初。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甯二年。配享文宣王廟。靖康元年。停文宣王配享。列於從祀。後又罷配享神宗廟。而奪其封爵。初。先生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旣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

雲濠案荆公著有臨川集一百卷。後集八十卷。易義二十

卷。洪範傳一卷。詩經新義三十卷。左傳解一卷。禮記要義二卷。孝經義一卷。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老子注二卷。

晚歲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

爭傳習之。且以經試於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生性強忤。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先生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罷詘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儂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八年不復召。而恩顧不久衰云。

參東都事略

祖望謹案靖康間。以龜山言不當配享。乃降安石於從祀。紹興六年。張魏公獨相。以陳公輔言。禁臨川學。乾道五年。魏元履請去荆公父子。不果。淳熙四年。趙粹中又言之。上以輔臣之言謂前後毀譽雖不同。其文章終不可掩。但去王雱而議升范歐馬蘇。亦不果。

臨川文集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累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



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刼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爲仁義禮。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爲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饑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

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王  
霸論。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

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尙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性情論。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也。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

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耳。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尙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所不能。亦歸於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爲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於義也。爲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於善耳。而世有言孟子者

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勿思而已矣。勇惠論。

仁者。聖之次也。知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知者也。未有知而不仁者也。然則何知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爲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知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爲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知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旣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旣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於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知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一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

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知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知者樂。然則仁者不樂。知者不壽乎。曰。知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者誰乎。仁知論。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予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爲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冉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

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問其餘。則未爲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取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于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中述。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

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於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於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爲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與命也。道之將廢與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行述。

或曰。孟荀揚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



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知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以惻隱之心爲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於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爲善者僞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爲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爲僞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

也習也。非性也。楊子之言爲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哀愛惡慾情者乎。喜怒哀惡慾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哀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知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知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於善也。爲之則是。愚者之於知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詞。蓋伏羲之知。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知。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况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有意於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原性。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

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之防。劬劬於法令誥誡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鄰之長。疏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於刑者。於是嘉石以慚之。園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於心。以道強民者

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誠。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原教。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門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貫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

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是性。是率天下而將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原過。

附錄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何如。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明道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

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以上

程氏遺書。

溫公戒金陵用小人。金陵曰。法行卽逐之。溫公曰。誤矣。小人得路。豈可去

也。他日將悔之。元城語錄。

梓材謹案元城語移此者五條。其四條見後。

韓絳自請前日謬於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歎曰。卿不遂非。甚好。若王安石則言宰臣之道矣。

元豐末。不得已。創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於是乎媿文彥博矣。王珪問故。上曰。彥博嘗爭國馬。奏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珪曰。國馬是王安石堅請。本非聖意。上復歎曰。安石誤朕。豈止一事。

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制行。變色曰。許大事安石竟略不得與聞。始漸有畏懼。作前後元豐行以諛上。蓋求保全也。

先是安石作詩義序。極諛上。神宗卻之。命別撰。

安石與呂惠卿一帖。無令上知。惠卿既叛。安石以帖上之。上問熙河歲費之實

於安石。安石諭王韶。不必以盡數對。韶叛。安石亦以其言上之。

神宗一日盡釋市易務禁錮保人在京師者。無慮千人。遠近驩喜。神宗歎曰。百姓富家。猶不肯圖小利。國家何必屑屑如此。若更在位數年。則躬自除之。不使後日議者紛紛。

梓材謹案以上諸條。皆晁景迂初見欽宗之言。其全文載邵氏聞見後錄。邵氏云。亦陳瑩中尊堯之意也。今所錄者。字句似微有不同。

□□□曰。本朝因楊炎之稅法。租庸調已并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常役則調春夫。非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再三調也。而又爲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曰過月錢。其餘尙有難以條舉者。廟堂之所謀謀者錢也。刑罰之所重而不赦者錢也。文移之所急者錢也。能催科者爲賢。不能者爲不賢。廉恥盡矣。

劉元城曰。漢大臣於人主前。說人長短。各以其實。如匡衡謂朱雲好勇數犯法

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也。金陵亦非常人。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爵爲意。與溫公同。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而諸人輒溢惡。謂其爲盧杞李林甫王莽。故人主不信。此進言之過。

又曰。五帝之法尙不同。金陵乃欲以成周之法行之。今。祖宗所以不多爲法令者。正恐官吏緣此擾民也。金陵欲行新法。恐州縣慢易。故擢用新進少年。至於特旨御前處分金字牌子一時指揮之類。紛紛而出。其枋必爲奸臣所竊。天下欲不亂。得乎。

又曰。金陵三不足之說。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爲萬世禍。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之。今乃教之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事不可爲也。又曰。祖宗以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似乎舒緩不振。故神廟必欲變法。金陵



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又有虛名實行強辯堅志不可動。反復詰難。使人主從之乃已。口及元豐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甯比矣。

呂榮陽曰。王介甫解經。皆隨文生義。更無含蓄。學者讀之。更無可以消詳處。更無可以致思量處。

晁景迂上封事曰。三經之學。義理必爲一說。辭章必爲一體。以爲一道德。道德如是其多忌乎。古人謂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正今日之患也。援釋老誕慢之說以爲高。挾申韓刻覈之說以爲理。使斯士浮僞慘薄。古人謂王衍清談之害。甚於桀紂。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於王衍也。其尙書之說。如老不可敬。禍不足畏之類。誣經害教。陰貽天下之禍。王安禮爲臣言神宗皇帝天度高遠。常患三經義未副其意。宣諭異日當別刊修。則今之承學之士。兢兢三經惟謹者。未必當神宗之意也。若其字說。則神宗本留中。不以列學官。近乃列之。破

律亂常尤甚。果何等書也。

又答袁季臯曰。荆公戲明道曰。伯純縱高。不過至十三級而止。明道謝曰。公自十三級而出。上據相輪。恐難久以安也。

楊龜山曰。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却人使信已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賤。不受賤。豈分外事乎。

陳右司曰。陰陽災異之說。雖儒者不可泥。亦不可全廢。王介甫不用。若爲政依之。是不畏天者也。

又曰。學者非特習於誦數發於文章而已。將以學古人之所爲也。自荆公之學興。此道壞矣。

吳叔揚曰。字說詩字。從言從寺。謂法度之言也。詩本不可以法度拘。若必以法度言。然則侍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不知此乃諧聲。呂氏童蒙訓。

劉靜春曰。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於己者。反不逮舊。故上誤裕陵。以至於今。後之君子。必不安於注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則人材自出。治道自舉。

祖望謹案此條最精。

倪氏經鋤堂雜志曰。荆公字說。以轉注假借皆爲象形象意。此其所以爲徇也。若其閒說象形象意處。亦自有當理者。新法若雇役。至今用之。東南爲便。不見其害。前十年。海外四州守臣。奏民間願從中州雇役。朝廷從之。當時一切力排之。所以其心不服。故曰憎而知其善可也。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王介甫錯看膳夫一義。以爲王者受天下之奉。後王黼等置應奉司。以成政宣之禍。至於亡國。不知他經原無此義。古人只說恭儉。釋經不可不嚴哉。

又曰。口率出泉。康成以漢制解經。三代安有口賦。又如國服爲息。息字。凡物之生歇處。康成引莽法以注息字。古人原不取民以錢。土地所出原無錢。介甫錯處。盡是康成錯處。歐蘇以前。未嘗有人罵古注。承其誤以至此。

又周禮折衷曰。周禮國服之法。鄭康成直以王莽二分之息解之。此自誤引。致得荆公堅守以爲成周之法。當時諸老雖攻荆公。但無敢自鄭康成處說破。推原其罪者。

又曰。荆公嘗以道揆自居。而不曉道與法不可離。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以其有道也。法不本於道。何足以爲法。道而不施於法。亦不見其爲道。

荆公以法不豫道。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見一偏。爲害不小。永嘉二陳所作制度紀綱論云。得古人爲天下法。不若得之於其法之外。彼謂仁義道德。皆法外事。皆因荆公判道法爲二。後學從而爲此說。豈知周禮一部。教忠教孝。道正寓於法中。後世以刑法爲法。故流於申商。以漢制沒入家財爲奪以馭貧。尤害理。三代安得有沒入人臣家財之法。古者臣下去國。待放於郊。然猶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此所謂馭。

又跋了齋日錄辯曰。古人自格物致知以至平治天下。初無二本。自本身徵民以至考建質俟。初無二理。今日不通政事。卻深於經術。又曰其人節行過人甚多。審如其說。是能格致誠正。而不能行之天下國家。本諸身矣。而庶民且不合。他可知也。此理曉然易知。而能惑世誣民於十九年間。以養成亂本。又能使紹聖以後守其說而莫之改也。嗚呼。

林竹溪虞齋學記曰。和靖曰。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之子宗文。字求仁。嘗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於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介甫亦有易解。其辭甚簡。疑處甚缺。後來有印行者。名曰易義。非介甫之書。和靖去荆公未遠。其言如此。甚公。今人皆以斷爛朝報爲荆公罪。寃矣。然亦荆公有以招之。

又曰。鄭溪西曰。半山字說。不足爲穿鑿。許慎識文識字。而求義太□。是可謂之穿鑿。半山未能別文字也。某有三語曰。無義之理理之真。有義之理理之失。義之理理之妄。此言高矣哉。

祖望謹按此說似未可據。

謝山荆公周禮新義題詞曰。三經新義。盡出於荆公子元澤所述。而荆公門

人輩。皆分纂之。獨周禮則親出於荆公之筆。蓋荆公生平用功此書最深。所自負以爲致君堯舜者。俱出於此。是固熙豐新法之淵源也。故鄭重而爲之。蔡條以爲政和祕閣所藏。其書法如斜風細雨。定爲荆公手蹟。其後國學頒行之板。爲國子司業莆田黃隱所毀。世間流傳遂少。僅見王氏訂義所引而已。荆公解經。最有孔鄭諸公家法。言簡意該。惟其牽纏於字說者。不無穿鑿。是固荆公一生學術之祕。不自知其爲累也。蓋嘗統荆公之經學而言之。易傳不在三經之內。說者謂荆公不愜意而置之。然伊川獨令學者習其書。容齋記毛詩八月剝棗。荆公一聞野老之言。輒改其說。則亦非任情難挽者。朱子於尙書推四家。荆公與焉。且謂其不强作解事。而禮記之方馬數家。亦稟荆公之意而爲之者。至今禮記注中不能廢。爾雅成於陸氏。而以其餘爲俚雅。既博且精。彼其門人所著。尙有不可掩者如此。至若

春秋之不立學宮。則公亦以其難解而置之。而並無斷爛朝報之說。見於和靖語錄中所辯。予觀宋志。荆公嘗作左氏解一卷。則非不欲立。明矣。荆公又嘗與陳甲之許允成解論孟。然則去其字說之支離。而存其菁華。所謂六藝不朽之妙。良不可雷同而詆也。而况是書又荆公所最屬意者乎。

又記荆公三經新義事曰。荆公三經新義。至南渡而廢棄。元祐時。不過曰經義兼用註疏及諸家。不得專主王氏之解。所禁者字說耳。猶莆田黃隱作司業。竟焚其書。當時在廷諸公。不以爲然。彈章屢上。案山堂考索所載。元祐元年十月癸丑。劉摯言國子司業黃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衆。故相王安石經訓。視諸儒義說。得聖賢之意爲多。故先帝立之於學。程式多士。而安石晚年字說。溺於釋典。是以近制禁學者無習而已。至其經義。蓋與先儒之說並存。未嘗禁也。隱猥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妄意迎合



。欲廢其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輒加排斥。何以勸率學校。同時呂陶亦言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註。未必盡是。王氏之解。未必盡非。隱之誦記王氏新義。推尊久矣。一旦聞朝廷議科舉。則語太學諸生。不可復從王氏。或引用者。類多黜降。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忿怒。欲繩以法。尤可鄙也。於是上官均等皆乞罷隱慰公論。由此觀之。元祐諸賢平心。亦已至矣。嗟乎。蔡京之欲毀通鑑。蓋隱有以啓之。韓忠獻所云鬼怪輩壞事也。

附傳

左丞王先生安禮

王安禮。字和甫。荆公之弟。早登科。辟河東幕職。轉運使呂公弼薦於朝。召對。適荆公當國。除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破例特賜之坐。遷直集賢院。歷知

潤與湖州。爲開封判官。嘗偕尹奏事。旣退。獨留訪天下事。帝甚向納。俄直舍入院。同修起居注。言自古大度之主。不可以言語罪人。蘇軾以才自奮。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貫之。尋進知制誥。帝數失皇子。用太史言。欲徙民墓迫京城者。無慮數萬。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瘞。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拜中大夫尙書右丞。轉左丞。徐禧永樂之敗。帝始悟。歎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久之。御史張汝賢論某過。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江甯。紹聖初。還職。知永興軍。二年。知太原卒。年六十二。贈銀青光祿大夫。爲人偉風儀。論議明辯。常以經綸自任。而闕略細謹。以故數詒口語云。參史傳。

祕閣王先生安國

王安國。字平甫。亦荆公弟。自艸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文。語皆驚人。神

宗卽位。近臣薦其才行。爲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監。召對。神宗問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神宗默然。久之。除崇文院校書。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初。呂誨卿詔事荆公。先生惡之。一日。荆公與惠卿論新法於其第。先生好吹笛。荆公諭之曰。宜放鄭聲。先生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乃因鄭俠獄陷。先生坐非毀其兄。放歸田里。歲餘而卒。年四十七。有文集六十卷。元祐中。復祕閣校理。參東都事略。

荆公講友

文定曾南豐先生輩別見廬陵學案

縣令孫正之先生侔

孫侔。字少述。吳興人。四歲而孤。七歲能屬文。旣長。讀書多自得之。文甚奇古。內行孤峻。少許可。非其所善。雖鄰不與通也。慶歷黃祐中。與王介甫

曾子固名聞江淮。母病革。義不得仕。客居吳門吳興丹陽揚子間。士大夫敬畏之。劉原父知揚州。薦其居則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扶世。詔試祕書省校書郎揚州州學教授。不赴。英宗卽位。沈遘王陶薦其可備侍從。以忠武軍節度推官知來安縣。熙甯三年。韓維復薦之以爲常州團練推官。皆不受。介甫少與友善。兄事之。介甫爲宰相。道過真州。先生待之如布衣時。參哲宗實錄。

梓材謹案劉公是雜錄云。處士之有道者孫侂常秩王令。侂揚州人。好爲古文章。尤方廉。不能與俗浮沈。而接物則恭以和。實錄謂其晚年卜急。至於罵坐怒鄰。異矣。朱子爲劉子和傳。言子和之父娶長垣趙氏。實吳興孫侂先生外孫女。讀書能文。實生子和云。又案林希爲先生傳云。從其母家揚州母親教之。又云慶歷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於江淮間。侂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則正之卽是先生矣。

## 荆公學侶

庶官宋先生保國

宋保國。不知何許人。荆公嘗答其書曰。使人之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鹵莽。以虛來旨。所示極好。尙有少疑。想榮從非久。淹於符離。冀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懷未爾。參臨川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蓋荆公學侶。後入元祐黨籍。宋史無傳。

荆公家學廬陵再傳

龍圖王元澤雱

王雱。字元澤。荆公之子也。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荆公力主其議。蓋兆於此。舉進士。調旌德尉。元澤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

數萬言。時荆公執政。所用多少年。元澤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荆公欲上知而自用。乃以元澤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於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荆公更張政事。元澤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荆公與明道程子語。元澤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所阻。故與程君議。元澤大言曰。臯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參史傳。

### 荆公門人

#### 侍郎龔先生原

龔原。字深父。雲濠案宋史列傳作深之。遂昌人。嘉祐八年進士。紹聖初。爲國子

司業。遷祕書少監。改起居舍人。擢中書金人。徽宗初。爲兵部侍郎。先生力學。以經術尊敬介甫。始終不易也。有易傳春秋解論語孟子解十卷。參東都事略。

直講王先生無咎

王無咎。字補之。南城人。第進士。爲儀真主簿天台令。棄歸從王荆公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南康主簿。已又棄去。法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荆公爲政。先生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遊。然與人寡合。常閉門治書。惟荆公言論莫逆也。荆公上章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而久棄不用。詔以爲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參史傳。

縣丞晏歸生防

晏防。字宗武。臨川人。丞相殊之姪。雲濠案謝溪堂誌先生墓云。大丞相元獻公。宗武

叔祖也。則當爲姪孫。幼學於王荆公。主崇仁簿萬載丞。行李蕭然。遣家奴致米乃得歸。赴調。卒於京。先生寬厚好學。安於義命。不可榮辱。所著有侯門集十卷。俱胝集一卷。同上。

右丞陸陶山先生佃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讀書。躡屩從師。不遠千里。受經於王荆公。入京。適荆公當國。首問新政。先生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召補國子監直講。荆公子雱用事。好進者空集其門。先生待之如常。同王子韶修定說文。入見。神宗問大裘襲裘。先生考禮以對。神宗悅。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去荆公之黨。荆公卒。先生率諸生哭而祭。



之。識者嘉其無向背。徽宗卽位。召爲禮部侍郎。拜尙書右丞。讒者詆先生名在黨籍。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先生著書二百四十二卷。於禮家名數之說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於世。同上

待講呂原明先生希哲

別爲繁陽學案

司成汪先生澥

汪澥。字仲容。宣州人。少從胡安定學。又學於荆公。熙寧大學成。分錄學正。復第進士。累遷大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知婺州。改潁昌諸州。後徙應天府予祠。卒贈宣奉大夫。先生自布衣錄太學至爲正爲司業祭酒迄於司成。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然惜其守安定之學不終。而染於新經之

說。

梓材謹案是傳本在安定學案。以其皆染新學。故移入是卷。

### 朝奉鄭一拂先生俠

鄭俠。字介夫。福清人。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荆公秉政。問以所聞。先生因爲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荆公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監安上門。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於七年之三月。流民塞道。先生悉繪所見爲圖上之。神宗反覆觀圖。翌日。又下詔責躬求言。越三日。大雨。輔臣入賀。帝示以先生所進圖狀。羣奸切齒。荆公去。呂惠卿執政。先生又上疏論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汀州。徙英州。哲宗立。始得歸。元符七年。復竄於英。徽宗立。赦之。還仍故官。又爲蔡京所奪。宣和元年卒。里人揭其閭爲鄭公坊。州縣皆祀之於學。紹熙初。詔贈朝奉郎。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言行錄云。王荆公居憂金陵時。嘗從學。是先生固在荆公之門。而能邁其師者。陸

放翁書其逸事。謂先生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

待制蔡先生肇

蔡肇。字天啓。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王荆公。見器重。又從蘇東坡遊。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戶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爲大學正。通判常州。召爲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爲戶部員外郎兼編修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當國。引爲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前此試三題。卒以宰相上馬爲之侯。先生援筆立就。不加潤飾。商英似之擊節。纔踰月。以草御史辛義責詞不稱。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異意。非議辟雍。以爲不臣。奪職。提舉洞霄宮。會赦復之卒。同上。

雲濠謹案劉氏明本釋言王荆公云。呂惠卿蔡京蔡卞林希憲序辰楊畏蔡肇。皆門人之達者也。

正字陳先生祥道

陳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祕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同上。

謝山陳用之論語解序曰。荆公六藝之學。各有傳者。考之諸家著錄中。耿南仲襲深父之易。陸佃之尙書爾雅。蔡卞之詩。王昭禹鄭宗顏之周禮。馬希孟方慤陸佃之禮記。許允成之孟子。其淵源具在。而陳祥道之論語。鮮有知之者。但見於昭德晁氏讀書志而已。荆公嘗自解論語。其子雱又衍之。而成於祥道。長樂陳氏兄弟。深於禮樂。至今推之。乃其得荆公之傳。則獨在論語。昭德謂紹聖以後。場屋皆遵此書。則固嘗頒之學官矣。或曰是書本出於道鄉鄒公。而託於祥道。予爲道鄉偉人也。豈肯襲阮逸輩之所爲哉。諸家爲荆公之學者。多牽於字說。祥道疵類獨寡。爲可喜也。况荆

公父子之論語不傳。而是書獨存。亦已幸矣。予家居。細爲校讎。欲覓窮經家之有力者。取荆公周禮新義。王昭禹周禮解。鄭宗顏考工記注。陸佃爾雅新義。暨是書。合梓之。以見熙豐之學之概。無使蔡卞之詩獨行而未能也。經師之作。存於今者稀矣。雖或不醇。要當力爲存之。

許先生允成

許允成。王荆公門人。著有孟子新義十四卷。荆公喜孟子。自爲之解。其子雱與先生皆有注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參晁氏郡齋讀書志。

別附

參政呂吉甫惠卿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起進士。爲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荆公。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荆公爲政。吉甫方編校集賢書籍。荆公言於帝

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溫公諫帝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復。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並指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溫公曰。惠卿誠文學辯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溫公又貽書荆公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荆公不悅。曾吉甫以父喪去。服除。召爲天章閣待制。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荆公子雱同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爲翰林學士。荆公力薦吉甫爲參知政事。鄭俠疏吉甫朋姦壅蔽。吉甫怒。又惡馮京異己。而荆公弟安國惡吉甫姦諂。

面辱之。於是乘勢並陷。三人皆獲罪。荆公以安國之故。始有隙。吉甫既叛荆公。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御史蔡承禧論其惡。出知陳州。久之。以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乃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紹聖中。知大名府延州。拜保甯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易節鎮南。徙爲杭州。復知大名致仕。崇寧五年。起知杭州。坐其子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爲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州儀同三司。

參史傳。

僕射蔡元長京

蔡京。字元長。仙遊人。登熙寧二年進士第。調錢塘尉。累遷起居郎。使遼還。拜中書舍人。時弟卞已爲舍人。故事入官以先後爲序。卞乞班其下。兄弟同掌書命。朝廷榮之。元豐末。知開封府。司馬溫公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

病太迫。元長獨如約。溫公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爲臺諫言其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歷知成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尙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元長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雇役遂定。差雇兩法不同。十年間。元長再泄其事。成於反掌。識者有以見其姦。卞拜右丞以元長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元長覬執政。曾布忌之。但進承旨。徽宗卽位。罷爲端明龍圖兩學士。知太原。皇太后命帝留之畢史事。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侍。出知江寧。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龔史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居杭州。已而宮妾宦官合爲一詞譽之。起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元長自助。復用學士承旨。忠彥罷。拜尙書左丞。俄代布爲右僕射。徽宗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元長頓首謝。願盡死。進左僕射。遂以其



黨吳居厚王漢之十餘人爲僚屬。用馮澥錢適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盡更鹽錢法。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累轉司空。封嘉國公。時元祐羣臣。貶竄略盡。元長尤未愜意。命等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爲大碑。徧頒郡國。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藉范柔中以下爲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改封魏國。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其所建置。一切罷之。元長免爲開府儀同三司。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以南丹納士。躡拜太尉太師。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改封楚國。朝朔望。四年五月。彗復出奎婁間。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徙封魯國。二日一至都堂治事。元長患言者議已。故作御筆密進。而丐徽宗親

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羣下皆莫敢言。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爲太少宰。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爲王。省吏不復立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奉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勔爲地。再起三省。元長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條。未幾。褫條侍讀。而元長亦致仕。欽宗卽位。邊遽日急。元長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罪元長爲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覲等始極疏其姦惡。乃以祕書分司西京。連貶崇信慶遠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云。同上

### 文正蔡元度卞

蔡卞。字元度。京弟。與京同年登科。調江陰主簿。王荆公妻以女。因從之學

。元豐中。張燥薦爲國子直講。歷同知諫院侍御史。居職不久。皆以荆公執政親嫌辭。拜中書舍人兼侍講。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遼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甯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兼國史修撰。初。荆公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詭以他書代。至是。元度卽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修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尙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卽位。任伯雨言卞之惡。有過于惇。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江陵府。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

纒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擢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元度禮辭不許。一

意以婦公王氏所行爲至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於帝前詆元度。元度求去。以天章閣待制知河南。坐妖人張懷素降職。旋加講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爲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正。高宗卽位。追責爲寧國軍節度副使。紹興五年。又貶單州團練副使。同上。

### 文節林子中希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遣使高麗。聞命懼形於色。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元祐初。歷祕書少監。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僞。士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紹聖初。知成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子中遂留行。

復爲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錄。兼侍讀。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子中皆密豫其議。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吏部尙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罷知亳州移杭州。旋知太原府。徽宗立。徙大名府。奪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諡曰文節。同上。

州守蹇授之序辰

父周輔

蹇序辰。字授之。雙流人。父周輔。字蟠翁。少與范鎮何郊爲布衣交。再舉進士。知宜賓石門二縣。累改刑部侍郎。罷知利州廬州卒。強學善屬文。神宗常命作答高麗書。屢稱善。爲吏深文刻覈。故老而獲戾。授之登第後數年。以泗州推官主管江西常平。改京西。累除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徽宗立。中書言其類元祐章牘。傳致語言。指爲謗訕。詔與安惇並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蔡京爲相。復拜禮部刑部侍郎。爲翰林學士。進承旨。有言其在先帝時。過密中以音樂自

娛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蘇州。謫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移永州。會赦。復官中奉大夫。遂卒。授之亦有文。善傳會。深文刻覈似其父云。同上。

### 侍郎楊子安畏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徙洛陽。子安累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初。請祠歸洛。恐得罪司馬溫公。稱其盛德。溫公卒。復言其不知道。呂正愨大防劉忠肅摯爲相。用爲工部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助正愨攻忠肅十事。忠肅罷。蘇子容頌爲相。復攻子容。子容罷。子安欲蘇文定轍爲相。宣仁后召范忠宣純仁。子安攻忠宣。子安本附文定。知文定不相。復詆文定。其傾危反覆如此。遷禮部侍郎。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發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子安復考。悉下之。惇入相。子安遣所親陰結之。惇至。徙子安吏部。尋以寶文閣侍制知真定府。天下目爲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

。尋落職知虢州。入元祐黨。知鄧州。復集賢殿修撰。知襄州。移荆南。提舉洞霄宮。未幾。知鄧州。再丐祠。主管崇禧觀。蔡京爲相。出黨籍。尋寶文閣待制卒。同上。

爲新學者

進士馬先生希孟

馬希孟。雲濠按一作晞孟。字彥醇。廬陵人。熙寧癸丑登第。著有禮記解七十卷。

陳振孫曰。亦宗王氏者。

侍郎方先生懋

方懋。字性夫。桐廬人。性至孝。父死。廬墓三年。頒鄉薦表。進禮記解於朝。詔賜上舍釋褐。而頒其書於天下。學者宗之。居官以剛廉稱。雲濠案先生政和八

年進士。仕至禮部侍郎。家置萬卷書堂。雖老。手不釋卷。朱文公嘗曰。方氏禮記

解。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新學而黜之。

孟先生厚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先生昭禹

王昭禹。字光遠。著有周禮詳解。用荆公而加詳。參周禮訂義。

謝山題王昭禹周禮詳解跋曰。荆公三經。當時以之取士。而祖述其說以成書者。耿南仲龔深父之易。方性夫陸農師之禮。於今皆無完書。其散見諸書中。皆其醇者也。獨王光遠周禮。至今無恙。因得備見荆公以字說解經之略。荆公周禮存於今者五官。缺地夏二種。得光遠之書。足以補之。嘗笑孔穎達於康成依阿過甚。今觀此書亦然。

鄭先生宗顏

鄭宗顏著有考工記注一卷。參萬歷內閣書目



門下耿希道南仲

耿南仲。字希道。開封府人。與余深同年登第。提舉兩浙常平。歷試太子詹事。欽宗卽位。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以東宮舊臣賜宅一區。升尙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舉鄉京師。李綱等謂不可和。力沮之。爲主和議。故戰守之備皆罷。康王起兵入衛京師。二帝北行。乃與文武官吏勸進。高宗旣卽位。薄其爲人。罷知宣州。已而言者論其主和誤國罪。責臨江軍居住。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州卒。建炎四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參史傳。

太保王初寮安中

王安中。字履道。號初寮。曲陽人。進士及第。宣和中。累官翰林學士尙書左丞。金人來歸燕。以初寮爲燕王府路宣撫使。以郭藥師將叛。力求罷。靖康初

。貶官。初寮爲文。豐潤敏拔。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參姓譜。

梓材謹案初寮官太保。亦從新學者。其爲人詳見景迂學案。

龔氏門人廬陵三傳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太學沈石經先生躬行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陸氏學家

陸元鈞先生宰

陸宰。字元鈞。農師佃之子。放翁游之父。農師撰春秋後傳。補遺者。先生所

作也。參直齋書錄解題。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農師春秋後論二十卷。又載先生春秋後傳補遺一卷。朱氏經義考並云未

見。

陳氏家學

侍郎陳先生暘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祥道弟。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其所著樂書二百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累官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參史傳。

元鈞家學 廬陵四傳

中大陸放翁先生游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農師佃之孫也。母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字為名而字

其名。紹興間。已為浙漕鎖廳第一。有司竟首秦熺。寘先生於末。及南宮一人

。又以秦檜所諷見黜。蓋疾其喜論恢復也。紹興末。賜第。學詩於曾茶山。

又嘗從張紫巖遊。具知西北事。官至中大夫。遂致仕。誓不復出。後韓侂胄固欲其出。慈福賜韓以南園。先生爲之記云。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公之自處。與上之倚公。本自不相侔。蓋寓微意云。參四朝聞見錄。

### 陸務觀語

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梓材謹案此從謝山節錄王氏困學紀聞移入。



# 熙豐知遇錄

江右新城楊希閱鐵備

唐以後欲有爲之君。無若宋神宗。得君之專。無若王荊公。神宗無聲色狗馬之好。汲汲勤政利民爲事。此奚惡於天下。而荊公不縈情於綠利。有治效。

謂治鄞縣

能文章。詎不可以答君寵。君臣如此。宜得志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

乃大謬不然。君若臣皆鬱鬱不獲竟其志。而叢垢積謗。閱今五六百年猶未能

靜。

明周德恭謂宋神宗合赧亥桓靈爲一人楊用修謂王安石合莽操懿溫伯絳商鞅爲一人見丹鉛錄國朝王阮亭誤解白鶴吟爲因新法受穢而作而不詳荊公自注甚明白見池北偶談近人林薊谿造

作荊公題子雱墓碣曰亞聖王雱之墓此見何典也詳射鷹樓詩話

嗚呼古今是非之偵。未有過於論熙豐君臣者矣。然

則何爲其然也陷於紹述之政也。紹述之政。於熙豐君臣何與。奸臣借以絀正人而洛黨尤多。門人子孫欲雪其恨。則造作語言。誣罔熙豐事實。以見元祐之是。紹述之非。庶幾黨禍可解。獲罪者可申也。其用心良苦。

邵伯溫聞見錄說陳忠肅尊堯

集是此意

不料朱子偏信之。遂臚入言行錄。元臣修史者。又信大儒所著。更不加

覈。據以入宋史。而是非遂一定不變矣。予心慨於是。讀蔡元鳳荆公年譜考略而善之。既爲節要存別紙矣。頃得鈔本李仁甫北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讀之則益喜。李氏猶見當時各朝實錄。所載極詳備。何能盡實。而得真者固多。且君臣問答語。他書難如實錄具。因將神宗荆公君臣知遇錄出

爲一卷。

間參以本集正史互相印證

名熙豐知遇錄。

荆公報官在仁英追贈及哲徽皆略之明斷限

今而後乃恍然荆公初見

君。雖言變風俗立法度。然必先講學。謂學術明。施行於政。乃無沮格。不可急遽圖。而神宗不然之。亟欲行新法。違荆公初意。所以謗議一加。卽求去。求去君必懇留。非要君也。非庇臣也。神宗知非其罪也。且許臣卽以許君。故愈攻而交愈固也。神宗雖知司馬諸人爲正人。與己不同心。則不可以同政。不能不用呂惠卿諸人者。迫於無人也。他日上問荆公何人可相。荆公但曰。自有賢俊。未舉一人。則亦知司馬諸人不爲用。惠卿諸人不可信也。

又累戒上以遠佞知人。其意益可見矣。此錄出。可助蔡先生張目。惜乎蔡先生未及見李氏書也。同治戊辰三月上巳日江西新城楊希閔鐵備書。

皇祐三年。陳襄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舒州通判王安石。才性賢明。篤

於古學。文辭政事。已著聞於時。

宋儒學案

是年五月宰臣文彥博等言。伏見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還。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亦辭以家貧親老。且館閣之職。士人所欲。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乞特賜甄擢。詔安石赴闕。俟試畢。特取旨。安石辭不就。年譜考略

祐嘉元年歐陽修再論水災狀。伏見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

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議論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

。伏乞進擢。置諸左右。必有裨補。

居正集



三年十月甲子。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判官祠部員外郎王安石。爲度支判官。安石

獻書萬言。極陳當時之務。

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九下同

閱案此書載集中。卽上仁宗皇帝言事者也。

四年五月。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王安石。累除館職。並辭不受。中書門下具以聞。詔令直集賢院。安石猶累辭。乃拜。

五年十一月。度支員外郎直祕閣判度支勾院司馬光。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五辭而後受。安石終辭之。最後有旨。令閣門吏齋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隨而拜之。安石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遣人追還之。朝廷卒不能奪。

六年六月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知制誥。初安石辭修起居注。旣得請。又申命之。復辭至七八。乃受。於是徑遷知制誥。遂

不復起。

七年十月知制誥王安石同勾當三班院。

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卽位。閏三月工部郎中知制誥王安石。旣除喪。詔安石赴闕。安石屢引疾。乞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起。或以爲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有要耶。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學器業。時之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

是月癸卯詔王安石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到卽受命。

時龍圖閣直學士韓維言。臣今日聞除王安石知江寧府。未知事之信否。若信然。臣切以爲非所以致安石也。安石知道守正。不爲苟動。出處大節。料素於定心。安石久病不朝。才除大郡。卽起視事。則是偃蹇君命。以要自便。臣固知安石不爲也。又其精神可爲一大郡。而反不奉朝請。從容侍從之地。

豈實人情。李燾曰。據韓維此奏。足明安石進退無據。

閱案安石自應聞前日神宗有人以爲不恭之詰。故祇受新命。初不計大郡小郡也。韓維視安石見利而動。與流俗一例。不知安石恬退。他日雖棄相位。亦無芥蒂也。此即見宋人好議論。不察實情之一端。且此奏外面似揚。實隱隱剔駁以排之。名高毀來。自古慨之矣。李仁甫又謂其進退失據。前乞分司。並非退隱。此奉新命。亦非躁進。妄下雌黃。豈云真識。

九月戊戌知制誥知江寧府王安石。爲翰林學士。上謂吳奎曰。安石真翰林學士也。奎曰。安石文行。實高出於人。上曰。當事如何。奎曰。恐迂闊。上弗信。卒召用之。

閱案安石未用之時。薦者屢矣。

陳襄  
歐陽修  
文彥博

及其將用。尼者漸多。

韓維  
吳奎世有伯樂

。然後知千里馬。韓吳非伯樂。何足言相馬哉。適見其忮嫉而已。

熙寧元年四月乙巳。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

上謂安石曰。朕久聞卿道術德義。有忠言嘉謀。當不惜告朕。方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爲先。上問唐太宗何如主。對曰。陛下每事當法堯舜。唐太宗所知不遠。所爲不盡合法度。但乘情極亂之後。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於後世。道有升降。處今之世。恐須每事以堯舜爲法。堯舜所爲。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爲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爲制也。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輔朕。庶幾同濟此道。

閱案觀此初次君臣問答。漢唐下實不多見。而神宗殷殷求治之心。真令主也。乃明周德恭。謂神宗合赧亥桓靈爲一。可云獬犬亂吠。而楊升菴猶取

之。是非之心如此。令人短氣。

又上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蠱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書。其略曰。伏惟大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捍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始終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甯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

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簡。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賞。而小人亦得廁其側。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格。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宦。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差役。而未嘗特見救卹。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飭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

人。而未有以變五代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世相承。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陛下躬上聖之資。承無疆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怠。然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輟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

閔案自古人臣欲出而有爲者。必先立定規模。然後受事。諸葛之於蜀漢。

景略之於符秦。姚崇之於唐。皆如此。荆公此奏。

茅鹿門云自本朝以下節節議得的確而荆公所欲爲朝廷節節立

法措注處亦自可見神宗所以以伊傅周召任之信之也

規模亦是先定於中。故後來劄定脚根萬不搖動。能如

此則仕。不如此則退。亦猶行古之道也。

末俗此義不講便覺孤行己意不近人情

然古人能成功者

。擾攘之時。任專權一。無人旁撓之也。荆公時天下恬熙。羣臣習於泄沓已久。一旦欲奮然有爲。似鼓跛蹶驚駘。爲駿足蹴踏。宜其齧銜跌蹄矣。未論措施如何。先橫一守成法。莫更張意見。舉朝把定如此。事安得成。爲荆公計。自以退伏爲是。其先累召不起亦是此意無如其君勤勤懇懇。實有心致治。相待又出尋常。此荆公所以獨挺一身。甘受衆人掊擊。終不忍遷就其間。和同以苟祿位用負吾君。負吾素志也。此而責其執拗則必圓通爲不執模稜爲不拗乎此是就根本上論事。若後來枝枝葉葉。糾葛蔓延。黨同伐異之私。則誣白爲黑。看北成南。小人是非混淆。君子成見膠固。各家紀載。影響附會。誣荆公者無所不至。世無皋陶。難語聽直矣。

明日上謂安石曰。昨閱卿所奏書。至數遍。可謂精畫。計治道無出此。所條衆失。卿必已一一經畫。試爲朕詳見設施之方。對曰。遽數之不可盡。願陛下



以講學爲事。講學旣明。則設施之方。不言而自喻。上曰。雖然。試爲朕言之。於是爲上略陳設施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嘗聞。他人所學。固不及此。能與朕一一爲書條奏否。對曰。臣已嘗論奏陛下以講學爲事。則諸如此類。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擇術未明。實未敢條奏。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遺忘。試錄今日所對以進。安石唯而退。訖不復錄所對以進。

閱案荆公初見君。最以擇術講學爲要。不遽言變法。亦條理詳慎之至矣。齊人莫如我敬王。竊謂荆公近之。

八月甲寅邇英講讀罷。上獨留王安石與語。兩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晡後乃出。○  
癸巳邇英講讀罷。上又獨留王安石賜坐。

閱案君待新進之臣。至於如此。安石自不能不感激知遇。然而兩府以下。

側目忮心者不少。靜俟措施。搖唇鼓舌矣。

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禮記。自今令講尙書。先是王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上以爲然。曰禮記旣不當法言。擇其有補者講之如何。安石對曰陛下欲聞法言。宜改他經。故有是詔。是日講罷。上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議論。上曰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先主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一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對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有咎夔稷禹。陛下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者何足遂哉。以天下之大。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禹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上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對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此條原節未盡  
以正史參補

閱案玩荆公所對。亦欲堅上之心。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耳。若逆知有他日  
洵洵者。

熙寧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安石辭免參知政事表有  
云。陛下紹膺皇統。俯記孤忠。付之方面之權。還之禁林之地。固已人言之  
可畏。豈云國論之敢知。又云。伏望陛下考慎所與。燭知不能。許還謬恩。  
以允公議。庶少安於鄙分。無甚累於聖時。參本集  
補下同

閱案玩表中語。荆公早知猝被殊寵。伎疾者多矣。漢高拜信爲將。老臣宿  
望。並無異詞。昭烈三顧隆中。關張亦爲心帖。卽景略以異國羈旅。驟蒙  
委寄。君固不疑。羣僚亦靖。以視神廟之於荆公。古今人情。相去何遠。  
此時荆公尙未設施。而立朝之難已如此。

又除參知政事謝表。有云。伏遇皇帝陛下。德懋旁求。志存遠舉。隆寬盡下。

故忠良有以輸心。公聽並觀。故讒慝不能肆志。又云遠猷經國。雖或愧於前修。直道事君。期不墮於素守。

閱案玩後四語風骨嶄然。

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爲朕推行。朕須以政事煩卿。料卿學問如此。亦欲施設。必不固辭也。安石對曰。臣所以來事陛下。固願助陛下有所爲。然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頽壞。在廷之臣。庸人則安常習故。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唱之於前。而無所知者和之於後。雖有昭然獨見。恐未及效功。早爲異論所勝。陛下誠欲用臣。恐不宜遽。謂宜先講學。使於臣所學本末不疑。然後用之。庶幾能麤有所成。

荆公早知爲政

如此欲收效於旦夕之間未必有成矣無如神宗心殷性急何

上曰。朕知卿久。非適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爲

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對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果不足以經世務

。則經術何賴焉。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如治也。否者閉而亂也。閉而亂者以小人道長。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禮義廉恥之俗成。而中人以下。變爲君子多矣。禮義廉恥之俗壞。則中人以下。

變爲小人者亦多矣。上以爲然。

參用長編卷五十九

是日王安石上乞制三司條例疏。

參本集補

閱案疏載本集。文長不錄。此疏通達無弊。須平心易氣讀之。乃得。成見錮中。則難言矣。

三月戊子兩府同奏事。上問王安石制置條例如何。安石對曰。已檢討文字。略無倫緒。亦有待人而後可舉者。然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

能爲先。而不以任賢爲急。但見朝廷以理財爲務。而於禮義教化之際。有所  
未及。恐風俗頽壞。不勝其敝。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上領之

長編紀事  
本末卷六

十六  
下同

閱案觀此奏對。汲汲理財。實出上意。荆公初欲緩圖。先以正風俗爲急也。  
。外廷不知。痛責荆公躁擾。荆公不辨實出上意。愛君之義。固當如此。  
然而神宗則自知也。所以斥荆公者皆不悅。非庇荆公也。恨其毀朝廷爾。  
五月王安石上進戒疏。中云。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  
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  
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  
風俗之成。甚易也。末云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  
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

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

事哉。

參本  
集補

人閱案此神宗初終亮陰時也。兢兢進戒如此。不愧古大臣之用心。

呂誨兩次劾王安石

在四月論出王拱辰等  
一在五月論十大罪

上以呂誨奏示執政。曰王拱辰等出。外間

紛紛知否。趙抃王安石皆曰。不知。上曰。除拱辰宣徽使。自爲再任。豈是

拔擢。又謂安石曰。呂誨爲人所使。殊不知卿用心。

五月丙戌王安石以呂誨劾章。乞辭位。上卽封還其奏。令視事如故。又賜安石

詔曰。昨已曾面諭朕意。謂悉諒也。今得來奏。甚駭朕懷。今還卿來奏。天

下之事。當變更者。非止二三。而事事如此。奚政之爲也。卿其反思職分之

當然。無恤非禮之橫議。宜視事如故。

丁亥安石具表謝。上又令中使撫諭趣入。安石又稱病。乞告。上又再令中使趣

入。甲午安石乃入見。上謂安石曰。誨殊不曉事。詰問又都無可說。上又謂安石曰。呂誨言卿每事好爲異。多作橫議。或要內批以自質證。又詐妄希會朕意。此必是中書有人與如此說。朕與卿相知。如高宗傳說。亦豈須他人爲助。安石曰。高宗用傳說。起於匹夫版築之中。所以能成務者。以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故也。上曰。近臣中只有呂公著。又與呂公弼相妨。安石曰。富弼在密院時。婦翁晏殊爲相。此亦近例。如呂公著行義。陛下所知。豈兄弟爲比周。以負陛下。今富弼曾公亮。大抵欲不逆流俗。不更弊法。恐如此難恃以久安。難望以致治。上亦患之。

閱案呂獻可劾荆公大罪十。蔡氏年譜考略已一一剖析明白。不復覲縷。觀爾日朝臣。習故事則泄泄。行新政則洶洶。神宗君臣之間。大是煩難也。十月戊戌。上問節財如何。王安石對曰。減兵最急。上曰。須別有措置乃可。



安石曰。募兵精訓練。又鼓舞三路百姓習兵。則兵可省。上曰柴世宗如何得兵精。安石曰。亦只是簡汰。然柴世宗精神之運。威令之加。有在事外者。乃能濟事而無侮敗。又曰。陛下今欲省兵。當擇邊州人。付以一州。令各自精練。仍鼓舞其州民。使各習兵。則兵可省。前日陛下所召神古等數人。臣略與語。似亦皆可付一州。臣因與古言。今邊州有兵五千處。止留揀三千。仍以二千人衣糧之費。令以鼓舞所留兵。及州民使習兵戰。則可以戰守否。古乃言若果然。止得二千人。兵亦可矣。上曰。五代時方鎮皆豪傑。所以能自守一方。不須朝廷之助。安石曰。五代時方鎮。豈皆豪傑。如羅洪信。乃是衆人求主不得。大呼於衆。誰能爲節度使者。洪信出應募。遂立以爲帥。然亦能獨保一鎮者。以其任事得自專故也。夫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尙可爲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可不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

上極以爲然。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八下條同

閱案觀荆公言兵事。乃極得欵要。當日同朝僚友。未見能出其右。他日論府兵。番兵。農兵。尙多碩畫。今不悉錄。

三年二月韓琦上言青苗不便。上疑其事。王安石稱病不出。翰林學士司馬光再爲批答曰。朕以卿才高古人。名重當世。召自巖穴。置諸廟堂。推忠委誠。言聽計用。人莫能間。衆所共知。今士大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爲無憾。朕之所望。將以委誰。安石得之。抗章自辨。上封還其章。手劄諭安石曰。詔中二語。乃爲文督迫之過。而朕失於詳闕。今覽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見。固求罷。上固留之。獎勵良久。安石退。又具奏乞罷。

又安石謝手詔封還。乞罷政事劄子。中云。臣蒙拔擢。備數大臣。陛下所以視

遇。不爲不厚矣。豈敢輕爲去就。誠以陛下初訪臣以事。臣卽以變風俗立法度爲先。今待罪期年。而法度未能一有所立。風俗未能一有所變。朝廷內外。誠行邪說。乃更多於曩時。此臣不能啓迪聖心以信所言之明效也。雖無疾疢。尙當自劾以避賢路。况又昏眩。難以看讀文字。卽於職事當有廢失。雖貪陛下仁聖卓然之資。冀憑日月末光。羸有所成。而自計如此。豈容偷假名位。坐棄時日。以負所學。上孤陛下責任之意。伏望陛下哀憐矜察。許臣所乞。毋令臣得要君之嫌。重爲流俗小人所毀。

參本集  
補下同

又謝手詔撫慰劄子。中云。臣自江南召還。獲侍清光。竊觀天錫陛下聰明睿知。誠不難興堯舜之治。故不量才力之分。時事之宜。敢以不肖之身。冒天下怨誹。欲以奉承聖志。自與聞政事以來。遂及期年。未能有所施爲。而內外交構。合爲沮議。專欲誣民。以惑聖聽。流俗波蕩。一至如此。陛下又若不

能無惑。臣恐區區。終不足以勝。而久妨衆邪之路。則或誣罔出於不意。有甚於今日。以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故因疾疾。輒求自放。

閱案觀荆公意。能行其志。則立於朝。不然則去。皎然浩然。除君國民生外。無富貴利達撓其心。獨來獨往。大是人傑。

三月己未上諭王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卹。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專指此三事。此是何理。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每事惟恐傷民。此亦是懼天變。陛下順納人言。無小大惟言之從。此豈是不卹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卹者。苟當於理義。則人言何足卹。故傳稱禮義不愆。何卹於人言。鄭莊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亂。乃詩人所刺。則以人言不足卹未過也。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是如此。

。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爲祖宗之法皆可守。如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

。彼議論者必更紛紛矣。

長編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閱案三不足之說。至今尙爲口實。今觀剖別乃至明至當。甚矣道聽塗說者。不絕於世也。

是月上因論及臺諫官言不可失人心。王安石曰。所謂得人心者以有理義。理義者。乃人心之所悅。非獨人心。至於天地鬼神亦然。先王能使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者。以行事有理義故也。苟有理義。卽周公致四國皆叛不爲失人心。苟無理義。卽王莽有數十萬人詣闕頌功德。不爲得人心也。他日安石與韓絳

請上更曉諭臺諫。無使紛紛。上曰。安得如許口頰與說。上又諭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衆論。安石曰。陛下方以道勝流俗。與戰無異。今少自郤

。卽坐爲流俗所勝矣。

長編紀事本末  
卷六十八下同

閱案宋自仁宗四十年恬熙。過於寬慈。養成廷臣一種黨同伐異之見。爲君上者。幾如慈母在堂。衆子謹嘏。略難約束。只好一味和事而已。神宗雖略英毅。然積習相沿。竟爲牽絆。可歎可哀。荆公要神宗乾綱獨斷。下令如流水之原。乃有把握。乃好商量。又不便導君如雷如霆。啓蟄振靡。此所以言有不能盡。力有不能申也。稍一波流。立脚不住。執拗之名。已獨尸之。誰諒當局之隱哉。宋季由朝廷紀綱不振。是非顛倒。遂至於亡。後之君子不要看錯。隨聲附和。使古來熱血當事之人。埋沒九幽也。

一日上謂司馬光曰。王安石不好職官。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奸邪。而爲安石謀主。安石爲之力行。故天下併指安石爲奸邪也。上笑。

閱案荆公不好官職及自奉養。上亦信之。同僚亦莫能議之矣。司馬公謂其性不曉事而愎。然則神宗任用不疑者。亦不曉事而愎也。又謂以呂惠卿爲謀主。荆公初次見君。規模卽定。此時呂未用也。謀主何在。是非深文周乎內。竊意呂之用。亦出上意。他日上語鄧綰。呂惠卿今之賢人也。便可見。荆公屢戒上遠佞。必有所指。外廷遂府獄荆公。司馬公亦以爲言。上聞之。所以只發一笑也。

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略云。儒者所爭。尤在於辨明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謗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

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參本集  
補同下

閱案讀人習於苟且數言。真賈生所謂可爲痛哭也。司馬原書。三千三百餘言。荆公此數行。答之已足。

又答曾公立書。略云。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聾利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非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殍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又云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



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

閱案青苗取息之故。盡此書數言。惟行之善否。則視乎其人耳。

十二月丁卯王安石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安石得是命。具表辭。不許。又辭。又不許。乃受。其拜相制詞。有云。具官某。不以榮辱是非易其介。不以安危利害辭其難。方予訪落之初。勞乎用賢之務。昭發猷念。與裁政機。衆訾所傷。曾靡捐身之憚。孤忠自許。惟知報國之圖。朕取其知道者深。倚以爲相者久。若作室用汝爲垣墉。若濟川用汝爲舟楫。予有違而汝弼。汝有爲而予從。於時大亨。蓋出絕會。

又除平章事監修國史謝表。有云。責以論經。尙少知於訓詁。使之論政。曾莫助於猷爲。矧以拙直而見知。遂爲姦回之所忌。又云。伏惟皇帝陛下。樂古訓之獲而忘其勢。惡邪辭之害而斷以心。勿貳於任賢務本以除惡。使萬邦有共惟帝臣之志。百姓有一哉王心之言。則進無求名之私。退有補過之善。臣之願也。天寶臨之。參本  
集補

十一月行保甲法。其條制十。爲一保。有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先行於畿甸。以次漸及他縣。上謂王安石曰。用募兵。與民兵亦無異。役之過苦。則亦變矣。王安石曰。過苦則變誠然。募兵多浮蕩不顧死亡之人。則其喜禍亂。非良農之比。然臣已嘗論奏。募兵不可全無。周官國

之勇力之士。屬於司右。有事可使爲選鋒。又令壯士有所羈屬。亦所以弭難也。上曰。民兵雖善。止是妨農事如何。安石曰。先王以農爲兵。因鄉遂寓軍旅。方其在田。什伍已定。須有事乃發之以戰守。其妨農之時少。今邊陲農人。無什伍。不知戰守法。又別募兵爲代兵。盡邊人耕織。不足以給衣糧。至官私轉輸勞費。尙患不足。遇有警急。則募兵反不足以應敵。無事。百姓耕織。不足以給之。豈爲良法也。上曰。止是民兵。未可恃以戰守奈何。安石曰。臣以爲募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如何耳。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察見羣臣情僞。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爲用。而不患無將帥。有將帥則不能患民兵不爲用。

長編紀事本末卷七十一

四年四月。上謂王安石曰。人不能無過失。卿見朕有過失。但極口相救正。勿存形迹。安石謝曰。不敢存形迹。上又慮難濟。安石曰。此在陛下。不可

他求。又曰。陛下聖德日躋。風俗會不變。何憂難濟。

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十九下同

閱案神宗不憚改過。真令主也。但其慮難濟處。近於冉求悅道而力不足之意。故荆公勉以不可他求。勉以聖德日躋。

五月王安石既對。留身請出。上固留之。曰。風俗久壞。不可猝正。事方有緒。卿如何卻要去。且體念朕意。不須卹流俗紛紛。安石曰。臣材薄恐誤陛下屬意。試觀前代興王。亦有爲政數年而風俗不變。紀綱不立。如今日者乎。上曰。前代或因衰亂。方人情急迫。爲之解釋患難。所以易。今頽壞之俗已久。方收斂使就法度。則不得不難。其紛紛亦固宜。但力行不變。自當改。安石曰。以臣所見。似小人未肯革面。臣愚以爲陛下誠能洞見羣臣情僞。操利害以御之。則人孰敢爲難。但朝廷之人。莫敢爲邪。則風俗立變。何憂紀綱不立。

是日王安石呈役錢文字。上謂民供稅斂已重。安石曰。以臣所見。稅斂不爲重。但兼併侵牟多耳。此苟悅所謂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上曰。此兼併所以宜擢。安石曰。擢兼併。惟古大有爲之君能之。所謂兼併者。皆豪傑有力之人。其議論足以動士大夫者也。今制法但一切因人情所便。未足操制兼併。則恐陛下未足勝衆人紛紛也。如兩浙助役事。未能大困兼併。然陛下已不能無惑矣。長編紀事本末卷七十

五年正月。王安石言於上曰。陛下修身齊家。雖堯舜文武。亦無以過。至於精簿書刀筆之事。此指詰責近日誤用神狀施行及勘河決獨遣程坊等事羣臣固未有能承望清光。然帝王大略。

似當更討論。契丹非有政事也。然夏國事之。極爲恭順。未嘗得稱國主。今秉常又幼。國人饑饉。困弱已甚。而陛下不能使之卽敘。陛下不可不思其所。此非不察於小事。乃不明於帝王大略故也。臣蒙陛下加獎拔擢在羣臣之

右。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臣爲陛下自竭。卽實未敢。緣臣每事度可而後言。然尙或未見省察。臣若自竭。陛下豈能察臣用意。此臣所以不敢自竭。臣尙不敢自竭。卽知餘人未見自竭者。忠良旣不敢自竭。而小人乃敢爲誕謾。自古未有如此。能調一天下。兼制夷狄者。如臣者又疾病。屢與馮京王珪言。雖荷聖恩。然疾病衰憊。耗心力於簿書期會之故。已覺不逮。但目前未敢告勞。然終恐不能上副陛下責任之意。上默然良久。乃曰。朕欲卿文字。宜早錄進。安石曰臣所著述。多未成就。止有訓詁文字。容臣綴緝進御。長編

紀事本末卷五十九下同

閱案觀荆公言不敢自竭。愈知汲汲施行新法。神宗主張處多也。又勉以帝王大略。勿敝精神於蹇淺。皆切中神宗之病。竊意神宗者有志振興之主。而才氣魄力。不足以舉之。故荆公感期知遇。而終限於措注也。

二月甲寅上言三司判官當督察。又言舉官多苟且不用心。宜嚴立法制。安石曰。舉官法制。今已略備。不知更欲如何。又曰。中書於諸司。非不考察。須自陛下倡率。若陛下於忠邪情僞勤怠之際。每示優容。但令如臣者督察。緣臣不可過君。過則於理分有害。且刑名法制。非治之本。是爲吏事。非王道也。精神之運。心術之化。使人自然遷善遠者。王道也。今於羣臣邪正情僞勤怠。未明示好惡。使知所勸懼。而每事專仰法制。固有所不及也。當更勤於帝王之道術而已。但欲多立法制以御羣臣。恐不濟事。

閱案荆公每每進上勤帝王之大略。並未沾沾言利。無如論荆公者。如此等處。多失考。

五月辛卯朝散。王安石留身。乞東南一郡。上甚怪安石如此。曰。卿所以爲朕用者。非爲爵祿。但心懷道術。可以澤民。不當自埋沒。使人不被其澤而已。

。朕所以用卿。亦豈有它。天生聰明。所以乂民。相與盡其道以乂民而已。非已爲功名也。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卿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

六月先是東上閣門使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往往施行。天資刻薄。中外側目。又嘗言助役法不可行。王安石尤惡之。因論儀制事。欲罪評。上爲解說。安石遂留身乞退。上不許。丁卯。根勸李評儀制事實誕謾。安石具以白上。上猶爲解說。己巳。王安石謁告。上令馮宗道撫問。安石因附表劄。請解機務。上怪其求去。安石曰。疲疾不任勞劇。兼任事久。積中外怨惡多。又人情容有壅塞。上曰。卿從來豈畏人怨惡者。人情有何壅塞。得非爲李評事。安石曰。臣所懷具如奏狀。所陳非有它也。上曰。卿無乃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固知卿不爲呂誨



所惑。安石曰。臣平日操行。本不爲人所疑。仁宗朝知制誥。只一次上殿。與大臣又無黨。及蒙陛下拔擢。曾未及一兩月。初未嘗有所施爲。呂誨乃便以方虛杞。此不待陛下聰明。然後可知其妄。若任事久。疑似之迹多。而讒誣之人。或過於呂誨。卽臣未敢保陛下無疑也。

閱案此語傷心可見神宗相知雖深竟不能如昭烈於諸葛也

上曰

呂公著與卿交游至相善。然言韓琦必以兵討君側惡人。朕亦不爲公著所惑。

安石曰。公著此言。亦非特陛下聰明。然後可辨。明明在上。豈有如此之理。上曰。卿之所存。雖朋友未必知。至於衆人見朕與卿相知如此。亦皆不知其所以。朕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有。所以爲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義。固重於朋友。若朋友與卿要約勤勤如此。卿亦宜爲之少屈。朕旣與卿爲君臣。安得不爲朕少屈。安石曰。大臣久擅事。未有無覺者。及其有覺。然後求去。則害陛下知人之明。又傷臣私義。上固留之。比三

四退。上又固留。約令入中書。安石復具奏。而閣門等處。皆有旨。不許收接安石文字。甲戌。安石見上曰。陛下不許臣去。臣不敢固違聖旨。然臣實病。若更黽勉半歲。不可強。卽須至再煩聖聽。上曰。卿許朕就職甚善。如何半歲後。又乞出。且勿如此。

十月癸未王安石言於上曰。陛下遇君子小人不分明。爲天下須用君子。若用小人必亂。陛下於小人每事寬假。於君子不能無疑。君子小人誠難知。然忠信卽君子。誕謾卽小人。誕謾明白。方更寬假。不肯置法。未嘗見其誕謾。又更懷疑。所以小人未肯革面。君子難爲自竭。陛下但有所疑。卽子細窮究。若見其誕謾。便須致法。若未見其誕謾。卽須以君子之道遇之。不可遇君子以待小人之道。如姚原古事。姚原古勸李定事變易情狀陛下已是不能窮究作奸之本。於作奸之末。又務寬假。此極爲好惡不分明。

閱案觀荆公前後諫上處。皆直言無隱。神宗似有悅而不繹從而不改之病。前上謂君臣宜不拘形迹。要亦是言易行難耳。此荆公所以累累求退。以全知遇之恩也。

丁亥上謂王安石曰。文彥博稱市易司之病致華州山崩。安石曰。華山崩。不知天意爲何。若有意必爲小人發。不爲君子。漢元日食。史高恭顯之徒。卽歸咎蕭望之。望之等。卽歸咎於恭顯之徒。臣謂天意不可知。如望之等所爲。亦不必合天意。然天若有意。必當恕望之等。怒恭顯之徒。上因歎人臣多不忠信。安石曰。陛下勿怪人臣不忠信也。有臣三千惟一心。又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武王時也。非特武王時。如堯舜禹湯之時。皆如此。望之與恭顯等更相潛愬。乃元帝時。趙憚裴延齡之徒。傾害陸贄。乃唐德宗時。楊嗣復陳夷行之徒。交相非毀忿爭。乃唐文宗時。陛下能爲堯舜禹湯所爲。

。卽羣臣自當同心同德。若與漢元帝唐德宗同道。卽不須怪人臣多乖戾不忠

信也。

學編紀事本末卷六十

閔案文公以華山崩。歸咎於市易司賣果實。誠牽附可笑。荆公所對。乃正理也。論人臣忠信。由上感召作成。亦自至當不易。

十二月王安石上五事劄子云。陛下卽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爲書具。爲法立而爲利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就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

。急而成之則爲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二法者。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欲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婦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邱甲。管仲用之。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彙居雁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奸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貫之。竊恐希功幸賞之人。

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則吾法墮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強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通流而國用饒矣。

參本  
集補

閱案玩此劄子。利害之數。公早熟計於胸。亦深戒用小人。而尤意在於緩謀。可知汲汲謀之者。出上之意。信用惠卿者。亦上專之。諸家紀載。影響附會。顏淵拾塵。陳平盜嫫。古且慨之。矧又多恩怨之私乎。必存此劄子。人乃是非瞭然。故是論公生平一大節目處。

六年三月王安石從駕觀燈。乘馬入宣德門。衛士啊止。搥傷安石馬。安石大怒。疑有陰使者。白於上云。宣德門內下馬與否。檢查向來亦無條制。臣初執政。卽未嘗於宣德門外下馬。後臣隨曾公亮從駕。亦如此。上曰。朕爲親王

時。位在宰相下。亦於門外下馬。不知何故乃如此。安石曰。所以不能無疑。欲具劄子乞勘會。依條例施行。上許之。安石又曰。檢到嘉祐年後行省司日記。並於門內下馬。然聞馮京則忘之。記得有在門外下馬。旣而文彥博遂揚言云。我從來只於門外下馬。先是王安石以病。謁告彌切。乃求解機務。且入對。上面還其章。安石固求罷。上不許曰。卿每求罷。朕寢食不安。朕必有待卿不至處。且卿豈以宣德門事否。安石曰。臣所以辨宣德門事。正恐小人更以臣爲驕僭。事旣明白。又復何言。上曰。子細推究。實無人使。安石曰。臣初豈能無疑旣已推究。復何所疑。上曰。卿如此不是朕終不能有成功。久留無補所以決去。安石曰陛下聖德日躋。非臣所能仰望。後來賢俊。自有足用者。臣久妨賢路又病。所以求罷。非有他。上曰朕置卿爲相。事賴卿以濟。後來可使者何人。孰可以爲相者。卿所見也。安石曰。豈可謂

無其人。但陛下未試用耳。上曰。卿頗求出。於四方觀聽不美。又引古君臣相終始者曉譬之。安石曰。臣前求罷。以陛下因事有疑心。不得不求罷。今直以病故。非有他。且古今事異。久任事。積怨怒衆。一旦有負敗。亦累陛下知人之明。又且病。若冒昧必致曠敗。上再三曉譬。安石乃乞告將理。既而上又召安石子雱。再三問勞。又令馮京王珪諭旨。於是安石復入視事。留身。上謂安石曰。卿今如何。安石曰。猶病昏憤。後來有可用者。陛下宜早甄擢。臣恐必難久任憂責。上曰。雱說卿意似不專爲病。朕亦爲雱說。必爲在位久。朕終不足有爲。故欲去爾。安石曰。陛下至仁聖。臣豈有他。但後世俗。皆以勢利事君。臣久冒權位。不知避賢。卽無異勢利之人。況又病。必恐有曠敗。致累陛下知人之明。所以力求罷也。

是月置經局。上命呂惠卿王雱修撰。王安石提舉。先是上謂安石曰。經術今



人人乘異。何以一道德。有所著。可以頒行。令學者定於一。安石曰。詩已

令陸佃沈季長。

此人安石妹婿

作義。上曰。不能發明。安石曰。每事商量。至是又

諭執政曰。今歲南省所取多名舉人。士皆趨義理之學。極爲美事。王安石曰。民未知義。則未可用。况士大夫乎。上曰。舉人對策。多欲朝廷早修經義。使義理歸一。乃命惠卿及雱。而安石以判國子監沈季長親嫌固辭雱命。

上弗許。已而又命安石提舉。安石又辭。亦勿許。

長編紀事本末卷七十四下同

閱案此卽三經新義所從出也。設局頒學。亦出上意。

十月辛未。光州刺史駙馬都尉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他日上謂安石曰。卿嘗以春秋自魯史出。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馬敦禮好學不倦。於家亦孝友。第未知此意耳。敦禮讀春秋而不讀傳。春秋未易可通。馮京等曰。

漢儒初治公羊。後乃治穀梁。左氏最後出。上曰。漢儒亦少識見者。

閱案。荆公並非毀春秋。特以難通且置之耳。神宗之意亦如此。斷爛朝報之說。尹彥明已辨之。詳見年譜考略。

癸丑朝罷。上顧安石曰。聞卿子雱久被病。比稍愈否。安石曰。雱苦足瘍下漏。徧用京師醫不效。近呼秦州瘍醫徐新者治之。少愈。上曰。卿子文學過人。昨夕嘗夢與朕言久之。今得稍安。良慰朕懷。

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下同

閱案元澤有文學。上諗知之而苦多病。其不干與政事可知。脛說載其自刻所著書。以冀上賞識。及多不法無禮事。乃都子虛烏有也。詳見年譜考略。

七年四月監安上門光州司參軍鄭俠。上流民圖。並言新法之害。上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乞避位。上不許。乃詔開封府劾俠擅發馬遞之罪。

閱案新法之行。實神宗急於求治之過。荆公卻欲緩圖。進說神宗屢矣。外廷或不知。或知之不便斥君上。遂集矢荆公。皆未可定。然而神宗荆公未有不各知也。故荆公一聞謗言。卽懇請去位。其身心之無繫可見。神宗則必強留。諒其疑似之間。每受誣謗亦可見。故閱嘗謂當日廷臣堅欲詆新法。直是拗折君上。特借荆公爲題目也。

是月丙戌禮部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安石。罷爲吏部尙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仍詔出入如二府儀。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初上遣呂惠卿以手詔諭安石。欲處以師傅之官。留京師。而安石堅求去。又賜手詔曰。繼得卿奏。以義所難處。欲得便郡休息。朕深體卿意。更不欲邀卿之留。已降制命。除卿知江寧。庶安心休息。以適所欲。朕體卿之誠至矣。卿宜有以報之。手劄具存。無或食言。從此浩然長往也。又賜手書曰。韓絳欲得一見卿。意

者有所諮議。卿可爲朕詳語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

閱案觀賜手書。韓絳欲見卿語。明是上遣之來。前此呂惠卿賚手詔。亦是上遣之。則呂韓二人。實早簡在上心。非由荆公特薦也。呂韓守新法不變。乃是承上意。非遵守荆公。當時謗者以韓爲傳法沙門。呂爲護法善神。何嘗知其細微曲折乎。橫加訾毀而已。

六月王安石觀文殿學士知江甯府。謝上表有云。逸其犬馬將盡之力。寵以邱墓所寄之邦。仰荷私恩。皆踰分願。臣操行不足以悅衆。學術不足以趣時。獨知義命之安。敢望功名之會。值遭興運。總領繁機。惟睿廣之日躋。願卑凡而坐困。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旣升。豈宜爝火之弗熄。加以精力耗於事爲之衆。罪戾積於歲月之多。雖恃含垢之寬。終懷覆餗之懼。

參本  
集補

閱案此表措詞。極斟酌得體。並無可議之處。乃程氏遺書。載唐棣語錄云

。思叔述先生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既升。豈宜爝火之弗熄。皆是此意思云云。此必唐棣偽造。託爲先生之言。伊川何至不明文義如此。此明是承上文睿廣日躋。卑凡坐困。而申言之。絕無樂子之無知意思。坐以不知事君道理。支離謬妄。託於大儒之言以惑世。大可笑也。

四月王雱以疾不能朝。又詔特給俸免朝謝。許從安石之江寧。仍修撰經義。又詔王安石依舊提舉。詳定國子監修撰經義。

八月王安石有中使傳宣撫問並賜湯藥。及撫慰安國弟亡謝表。末云。俯矜舊物。曲軫睿慈。始終顧遇之私。人知無替。存沒榮懷之感。情實難勝。

閱案王安國卒於是年八月十七日。而鄭俠上流民圖。在是年四月。相距數月耳。乃蘇軾元祐二年。乞錄用鄭俠王旂狀云。王安國坐與俠存從。同時

被罪。呂惠卿首興大獄。賴先帝仁聖。止加竄逐。曾未數年。遂惠卿而起安國。此狀果出子瞻。何至不考如此。安國並未起。亦並無數年。安國存時。惠卿並未逐。謬誤不實。必僞作也。

又不解者。續綱目亦於熙寧八年春書竄祕閣校理王安國於田里。

長編記事本末亦然何不

一考臨川集耶

又有差張謬醫男雋謝表。中云。去闕以來。歷時未久。問勞狎至。憂軫俯加。冀憑天地之恩。得全駒犢之命。

閱案觀此元澤之病深矣。歷說謂元澤因發其私書。恚忿發疽而死。皆附會不實。

八年二月癸酉。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三月戊午。上謂安石曰。小人漸定。卿等且可以有爲。又曰。自卿去後。小人

極紛紜。獨賴呂惠卿主張而已。安石曰。臣父子蒙陛下知遇。所以向時每事消息盈虛。以待陛下深察。誠欲助成陛下盛德大業而已。小人紛紛不敢安職。今陛下復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辭者。誠欲羸有所效。以報陛下知遇。然投老餘年。豈能久事左右。欲及時羸有所效。望陛下察臣用心。上曰。固所望於卿君臣之間。切勿存形迹。最害事。

閱案觀此問答。荆公再出。自是感知遇。急報效而然。謗者謂荆公去位時荐韓絳呂惠卿代己。後呂韓相忤。而呂又慮荆公再相。韓測之。乘間白上。再用荆公。召命至。荆公不辭。倍道赴闕。此皆巧構影附之言。不可信。更就集中觀其兩次辭表。及到官謝表。情辭益可見。今節於後。

王安石辭免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表。有云。臣比誤國恩。嘗尸宰事。初無薄效。稱萬一之褒揚。止有多言。煩再二之辨釋。終逃譴責。實賴保全。又曰

。奮而不蓄。雖或許其繼事。灌以旣雨。豈不昧於知時。况惟疲曳之餘。過重休明之累。且用人而過矣。固不免於敗材。苟改命而當焉。亦何嫌於反汗。敢期聖哲。俯諒愚忠。又第二次辭表。有云。事已試而可知。力弗能而當止。苟不量鼎寶之所任。必且致棟棟橈於斯時。麥本集補下同

又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謝表。有云。竊惟人物之會通常寡。實以君臣之遇合至難。自匪同聲氣之求。孰能偕功名之享。伏惟皇帝陛下。天縱大聖。人與成能。乘百年久安之機。飭千歲積壞之蠱。士誠服矣。而持祿養交之習未殄。民允懷矣。而樂事赴功之志未純。近或長阨。而仁義之澤未流。遠或虛驕。而道德之威未立。又云。臣早見知於隱約之中。久獨立于傾搖之上。勳庸弗效。恩禮更加。方之版築。則有其陋。爲世聘求。則無其賢。以投老之軀。遭難值之運。苟貪歲月趣就消埃。且上之施旣光。則下之報宜厚。



閱案謝表中誠悃具見。知非繫懷壘利而來也。

上患人莫肯盡心赴功。王安石曰。陛下能盡見得人情。賞罰當實。卽人自悉心赴功。上曰。縱不盡見。但得力多亦可。安石曰。見得盡。卽盡赴功。見得少。卽少赴功。見得多。卽多赴功。都不見。卽無赴功者矣。假令見得盡。若不隨以賞罰。卽人亦不肯赴功。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

閱案玩荆公所對。神宗資性賞善罰惡之間。每失於優游鬆懈。

六月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於學官。先是安石撰詩序。稱頌上德。以文王爲比。

。上曰。得卿所上三經義序。其發明聖人作經大旨。豈復有加。然望於朕者。

。何其過與責難之義。在卿固所宜者。傳於四方。貽之後世。使夫有識考朕。

所學所知。及夫行事之實。重不德之甚。豈勝道哉。恐非爲上爲德之義也。

其過情之言。可速刪去。重爲修定。庶付有司。早得以時頒行。及進呈。上曰。

。以朕比文王。恐爲天下後世笑。須當改之。但言解經之意足矣。安石曰。上聖所懷。深仁謙損。臣敢不奉承詔旨。仰稱堯禹不爭不伐之心。遂改撰以進。上乃頒行之。長編紀事本末卷七十四

閱案此段見神宗之賢不可及。

是月以王安石提舉修撰經義。加恩授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安石具表二次。劄子三次。辭免恩命。上不允。又授男雋龍圖閣直學士。表辭再三

。乃免。參本集補

八月庚戌。韓絳罷知許州。十月。呂惠卿罷知陳州。又罷手實法。參本集補

閱案歷說謂荆公再相。韓絳嘗有力。又呂惠卿乃其護法。今一出而二人皆去。則其不然可知矣。故併記之。

十一月丙戌王安石謁告。上遣中使慰勉。乃出。先是王安石以疾在家。上遣

中使勞問。自朝至暮十七反。醫官脈狀。皆使駛行親事賚奏。既愈。覆給假十日。將安。又給三日。又命輔臣卽其家議事。時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豈恤也。上曰。豈若並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上遣使慰勉。乃出。

閱案子產初爲政。亦有孰殺之謠。久乃見德耳。神宗祁寒暑雨亦無。意則美矣。然而天且不能。况人耶。况神宗荆公之爲政耶。

十二月以天章閣待制趙高。爲安南招討使。以討交趾。王安石有勅勝交趾。其詞曰。勅交州管内溪峒軍民官吏等。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含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吏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趙高。充安南道行

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廣南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都押班李憲。充副使。龍衛四箱都總管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遠。充副都總管。順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逆克奔。咨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衆自歸。爵祿賞賜。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穉。政非已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橫賦。到卽蠲除。冀我一方。永爲樂土。參本集補

閔安史書載諜得交趾露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法。窮困民生。我今出兵。欲相拯濟。荆公大怒。自草勅勝詆之。蔡元鳳曰。中國行新法數年。只聞臣僚交攻於朝。而閭閻未有揭竿者。卽外夷假異說爲兵端。亦斷斷不及此。勝文真王者之師。仁人之言。與所謂大怒以詆。何大不相肖也。造謗者

於荆公無之而不毀。而正史採之。抑何不近人情至此耶。

九年六月壬辰三司言奉詔折二錢事。上曰。恐四夷聞中國行兩等錢。以爲貧窘。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繫貧富。且自古興王唐太宗周世宗時極貧。然何足爲恥。且初不欲鑄折二錢。今乃極論者。朝廷舉動。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卽爲奸人窺伺愚弄。將不能立國。是又何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令復行之。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一下同

閔案玩初不欲鑄折二錢語。則此法非出荆公矣。神宗旣行之。又慮見恥於外夷。進退游移。凡事如此。豈能不爲奸人窺伺愚弄。荆公目擊。殆非此一事。故言之痛切如此。然實至言也。

丙午詔以王雱病。特給王安石假。在家撫視。

己酉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王雱卒。

或曰九月年譜考略作七月今從長編

年三十三。贈諫議大夫。手

詔卽其家上雱所撰論語孟子義。

七月壬戌詔宰臣王安石。候王雱終七供職。

十月戊子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鄧綰。罷爲兵部郎中。知虢州。壬辰詔橫海軍節度推官。崇文院校書。兼中書戶房習學公事。練亨甫。罷爲漳州軍事判官。

先是王安石言。臣久以疾病憂傷。不接人事。以故衆人所傳議論。多所不知。昨日方聞御史中承鄧綰。嘗爲臣子弟營官。及薦臣子壻可用。又爲臣求賜第宅。兼綰近舉御史二人。尋卻乞不施行。其一人彭汝礪者。嘗與練亨甫相失。綰聽亨甫游說。故乞別舉官。審如所聞。卽綰豈可令執法在論思之地。亨甫亦不當留備宰屬。故有是命。

是月丙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安石。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先是王安石與參政王禹玉書有云。自春

以來。求解職事。至於四五。今則疾病益甚。必無復任事之理。仰恃契眷。

謂宜少敦僚友之義。曲爲開陳。使得早遂所欲。又第二書云。某羈孤無助。

遭值大聖。獨排罪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

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

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

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遁慢之誅

。欲及罪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

之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少垂念慮。特賜敷陳。

參本  
渠補

蔡元鳳曰。荆公於八年二月再相。九年春卽辭至四五。久之不得請。復乞

同僚助之。上於荆公可謂恩誼至渥矣。史書乃曰。及子雱死。請解機務。

上益厭之。罷知江寧府。何其妄耶。陳瑩中言。神宗再相安石。始終不過

乎九年。安石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是又以棄置誣神宗也。夫以安石決去至此。尙可以復召哉。自是荆公歸矣。旣得長爲聖世知止不殆之臣。亦獲遂其平日富貴浮雲之思。每讀公此書。輒爲反復流連。想見其人。閱案欲洗上益厭之之謗。故將累次恩寵。詳錄於下。則不煩言而自解。

又上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有云。伏念臣晚出窮鄉。首陪興運。恕心量已。雖知容膝之易安。營職趣時。更似絕筋而稱力。又云。若任州藩之寄。仍兼將相之崇。是爲擇地以自營。非復籲天之素志。參本集補下同

十年三月王安石有朱炎傳聖旨令視府事。謝表云。伏念臣曲荷搜揚。久孤付屬。有能必獻。未嘗擇事而辭難無力可陳。乃始籲天而求佚。又云。乃因乘軺將命之臣。更諭推轂授方之意。踰履無用。誠弗忍於棄捐。朽株匪材。尙奚勝於器使。永惟獎勵。徒誓糜捐。



又上乞宮觀劄子有云。自惟憂傷病疾之餘。復當辭劇就閒之日。過叨榮祿。非分所宜。黽勉方州。亦將不逮。故因賜對。輒預奏陳。俟到江寧。須至上煩聖慮。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於江寧養疾。過蒙眷獎。諭以毋然。非臣糜殞。所能仰稱。而臣自離闕庭。所苦日侵。若非蒙恩。許免藩任。且令休養。卽恐瘳復無期。輒敢冒昧天威。具陳前日悃愾。凡五次懇辭乃允。

六月王安石以使相爲集禧觀使。又有除集禧觀使乞免使相劄子有云。臣蒙陛下識拔。序之羣臣之右。當以羸知分義。爲異庸人。若以衰殘向盡之年。貪非所據。豈不自隳素守。而仰累陛下知人之明。伏望聖慈。察臣累奏。許以本官充使於江寧府居住。凡四次懇辭。乃允。

又有李友詢傳宣撫問及賜湯藥謝表云。臣某言。伏奉聖慈。特差李友詢。扶護亡男塋棺柩到府。並撫問者。孤臣特荷慈憐。未獲捐軀報德。賤息比叨寵獎。

。伏以遺骨累恩。伏念臣覺積自躬。凶流及嗣。因仍積歲。藏厝不時。敢謂私憂。上貽聖慮。伏蒙皇帝陛下。飭遣親使。護致旅棺。使亡子之魂。卽安於窀穸。天性之愛。得盡於暮年。申之辭訓。撫以藥物。眷被終始。施兼存亡。銘骨不足以敘欲報之心。瀝肝不足以繼感泣之血。獨恨旣愆之力。莫知自效之方。臣無任。

閱案神宗待荆公如此。君臣恩誼。無間始終矣。謗者乃謂上益厭之。試問在廷他臣有如此始終恩禮者乎。豈反濫施於所厭之老臣去位者乎。論人者當合一生始終大局而權之。不可枝枝葉葉。疑似論人。又况水火交訐謬誣百出之時乎。

元豐元年正月特授王安石開府儀同三司封舒國公王安石有封舒國公謝表云。伏念臣久孤眷遇。當即謹訶。曠歲籲天。尙辭榮而未獲。新恩賜國。仍席寵

以有加。惟茲邦土之名。乃昔宦游之壤。久陶聖化。非復魯僖之所懲。積習仁風。乃常朱邑之見愛。鴻私所被。朽質更榮。

閱案楊龜山謂荆公先封舒。後封荆。詩云。荆舒是懲。此宰相不學之過。真可謂望文生義。不求情實矣。荆公謝表明云。惟茲邦土之名。乃昔宦游之壤。則授封之故可知也。又云。久陶聖化。非復魯僖之所懲。積習仁風。乃常朱邑之見愛。一經一史。隸事分明。則與詩義毫無關涉。亦可知也。宋人好遇事吹毛。一至於此。

又有除依前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謝表。中云。伏念臣學止求心。行多違俗。少隨官牒。徒有志於養親。晚誤聖智欲亡身而許國。疲曳久瘵於宰事。閔凶適在於私門。中解繁機。特上煩於矜惻。外分憂寄。復難強於支持。方累鴻私。更尸殊寵。旣慚於非據。輒冒昧以終辭。

元豐三年九月乙酉加授舒國公王安石爲特進改封荊國公。安石有封荊國公謝表。中云。宮廷嘉享。推惠術以及人。田里空餐。濫宸恩而累國。又云有未償之厚責。無可錄之微勞。敢冀瘵身。尙叨徽數。

七年五月庚申詔中書舍人察下給假一月。令往江寧府。省視王安石疾病。安

石謝表有云。飭醫遣使。已叨訓勉於禔身。輟侍予寧。重累顧哀於慈子。上

下將公女子  
省視故云

八年三月上崩於福甯殿。年三十有八。哲宗卽位。詔特進王安石爲司空。

王安石辭免司空表。有云。荒遠瘵疴之久。休明嗣服之初。繇力薄材。適甘於屏棄。高秩厚禮。更冒於褒崇。惟器與名。恐身累國。仰祈遷令。追寢贊書。又第二次表云。臣事勞無紀。操行不修。居竊萬鍾。初未知於辭富。坐彌九載。方有俟於黜幽。豈圖邦命之新。尙眷求人之舊。又云。仰冀睿明。

顧憐衰朽。改茲非服。免貽官謗之憂。宥以罔功。使獲里居之佚。

十月葬神宗皇帝於永裕陵。王安石神宗皇帝挽詞云。將聖由天縱。成能與鬼謀。聰明初四達。俊乂盡旁求。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謳歌歸子啓。欽念禹功修。第二首結聯云。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

閱案荆公於神宗君臣之遇。實是罕邁。神宗晏駕。而荆公不久亦卽世矣。前詩結語。蓋殷念嗣皇之纘服。亦老臣心事。不得不然。又若環顧廷臣。逆知必有一番變更者。用意殊深長也。李雁湖注。乃謂末語。啓後來紹述張本。此則事後文致之言。荆公初不能料身後司馬公之必變熙豐。元祐之必變紹述也。假嗣皇仍守新法。則何紹述之有。

元祐元年四月癸巳觀文殿學士守司空集禧觀使荆國公王安石薨。年六十八。

司馬光與呂公著簡云。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

。致忠直疏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今。此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謂如何。更不煩答以筆劄。展前力主張。則仗晦叔也。

上聞詔輟視朝。贈太傅。推遺表恩七人。命所在應副葬事。

蘇軾撰王安石贈太傅制云。勅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故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集禧觀使。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爲。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

。浮雲何有。脫履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際。雍容可觀。朕力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間。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死生用舍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是用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先。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贈守太傅。

閱案溫公之簡。坡公之制詞。尙猶得是非之正。故錄於此卷之終。

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

閱案加謚配享神廟。當日雖惇京等所爲。猶協情近理。不謬是非。若後日追封王爵。從祀孔庭。則黨人之私。務在求勝。非天下之公心。亦非荆公所樂處矣。今皆不入此編。

附錄

(甲) 荆公著述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譏諷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



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

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  
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  
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  
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  
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  
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  
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  
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  
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  
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  
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

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

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脩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道也。所謂養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

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旣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成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

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

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僂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詔爭進之人乎。取之旣已詳。使之旣已當。處之旣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

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



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

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

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以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譊譊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

。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

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紕。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

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

而薄物細故。以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可二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

。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富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於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於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



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

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

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旣已不詳。使之旣已不當。處之旣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旣已不詳。使之旣已不當。處之旣已不久。任之又專。而一二之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

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旣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

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

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刼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

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刼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刼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說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刼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

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勗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旣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



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難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甯。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

所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汗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 上時政疏

年月日。具位臣其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之。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已困窮。天下之民固已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刼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

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脩。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詢考有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徼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列天下

安危治亂。尙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列臣恐亦有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旣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 進戒疏

熙甯二年五月十一日。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賜紫金魚袋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旣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

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誠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后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直聖人之時甚難。天旣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

察省。

### 擬上殿劄子

臣蒙恩奉使。歸報陛下。敢因邊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臣竊見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顧內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患於夷狄。天下之才力日以窮困。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智之士。惴惴然常恐天下之不久安。此其故何也。患在無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方今之法度多不合於先王之法度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人不被其澤者。爲政不法先王之道故也。非此之謂乎。以今之時方先王之時。遠矣。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不同。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而臣以謂當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五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歲。一治一亂。盛衰

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而臣固以謂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者何也。方今天下之吏才少故也。朝廷之人才。固嘗簡在陛下之聰明。以臣使事之所及。則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世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之衆。孰能一二推行之

。使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未必能也。然則方今之急。在乎人才而已。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材嘗衆矣。蓋其所以陶冶而成之者。有道。所謂陶冶以成之者。詩書傳記之所載。其大略可見矣。陛下嘗試詳延大臣左右及天下智能才諳之士。使其論先王所以成天下之才者。其設施之方如何。今之所以異於先王而人才不足者。其咎安在。其欲變而通之以合於先王之意而成天下之才。宜何施爲而可。陛下因擇其言之近於理者。使之相與上下反覆爲論焉。因取其宜於時者施焉。則人才宜衆矣。夫成人之才甚不難。人所願得者尊爵厚祿。而所榮者善行。所恥者惡名也。今操利勢以臨天下之士。勸之以其所榮。而予之以其所願。則孰肯背而不爲者。特患不能爾。而吾所以責之者。又中人之所能爲。則不能者又少矣。夫成人之才甚不難。而自古往往不能成人之才何也。以人主之才不足故也。蓋人主無恭儉之德。無聰明睿智之才。無



仁民愛物之意。則嬖倖諂姦罔蔽欺殘賊放恣之人。皆得志於時。而推其類以亂天下。雖有良法。不能成天下之才矣。今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而又因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公聽並觀。以進退天下之士。則所以成天下之才。特患無良法。而陛下推至誠惻怛之心以行之。則臣雖愚。固知人之才不難成也。人才旣衆。則陛下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夫然後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乎先王之意甚易也。陛下不能如此。苟於積敝之末流。因不足任之才。而修不足爲之法。臣恐在軍者日以勞。而士民愈以窮困汙濫。而於天下國家愈其無補也。臣幸以使事歸報。徒舉利害之一二。而無補於世。非臣之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輒不自知其怒爲下。而敢言國家大體。伏惟陛下詳擇其中。天下幸甚也。

陛下卽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爲書具。爲法立。而爲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則爲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

於吠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疊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貫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然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則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彊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通流而國用饒矣。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

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聞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

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

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勅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嘗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嘗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臣等竊觀自古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

子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  
之明效也。使得人而不久其官。久其官而不得專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之  
以賞罰。亦不可以成功。今臣等相度陝西一路買馬監牧利害大綱。已具奏聞。  
伏見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精力強果。達於政事。河北便糴。陝西權鹽。皆有  
已試之效。今來相度陝西馬事。尤爲詳悉。臣等前奏已乞就委薛向提舉陝西買  
馬及監牧公事。今欲乞降指揮。許令久任。緣今來馬價。多出於解池鹽利三司  
所支銀紬絹等。又許令於陝西轉運司兌換見錢。今薛向既掌解鹽，又領陝西財  
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爲便。兼臣等訪問得薛向陝西係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  
處甚多。若將來稍成次第。卽可以漸興置。蓋得西戎之馬牧之於西方。不失其  
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材而就令經始。  
三利也。又河北有河防塘泊之患。而土多烏鹵不毛。戎馬所屯。地利不足。諸



監牧多在此路。所占草地多是肥饒。而馬又不堪。未嘗大段孳息。若陝西興置監牧。漸成次第。卽河北諸監有可存者。悉以陝西良馬易其惡種。有可廢者。悉以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費。以肥饒之地賦民。而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處。以未嘗耕懇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此又利之大者也。如允臣等所奏。卽乞薛向所奏舉官員。及論改舊弊。朝廷一切應副。成功則無變賞。敗事則無憚罰。如此則臣等保任薛向必能上副朝廷改法之意。如將來敗事。臣等各甘同擧取進止。

誠勵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力制

夫閔仁百姓。而無奪其時。無侵其財。無耗其力。使其無憾於衣食。而有以養生喪死。此禮義廉恥之所興。而二帝三王誠勅百工諸侯之所先。後世不可以忽者也。朕夙興夜寐。聽治不怠。園游宮室之觀。無所增飾。而躬以節儉先天下

之士。然而不忍人之政。考諸先王。未有以及之也。凶年飢歲。民之父子夫婦。猶有不得保其家室而放乎溝壑。意者吏或不良。不知所以賑救省憂之方。而使之至此耶。今吾別諸道置使者。使得察吏之良否。而視民之疾苦。輒具以言。而任事者或不惟朕志之所急。而以侵牟之爲故。甚非所以遣使者慰安元元之意也。夫轉輸天下之財以給有司之費。皆有常數。而無橫求。誠能御輕重歛散之權。而禁因緣之姦。則何患乎經入之不足。彼前世良吏。能紓其民而官事亦不耗廢者。豈有他哉。亦在乎勉之而已。若乃操聚歛之贏以爲功。而不知百姓與足之義。非惟逆於朕志。而有司考績之法。亦將不汝容焉。朕言維服。其聽毋怠。可。

### 百寮賀復熙河路表

臣某等言。伏覩修復熙河洮泯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一萬九

千餘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各降附者奮張天兵。開斥王土。旌旃所指。燕及氐羌。樓櫓相望。誕彌河隴。中賀竊以三年鬼方之伐。高宗所以濟時。六月獫狁之征。宣王所以復古。政由人舉。道與世升。伏惟皇帝陛下溫恭而文。睿知以武。講周唐之百度。拔方虎於一言。我陵我阿。旣飭鷹揚之旅。實墉實壑。遂平烏竄之戎。用夏變夷。以今準古。是基新命。厥邁往圖。臣等均被明恩。具膺榮祿。接千歲之統。適遭會於斯時。上萬年之觴。敢愆忘於故事。臣無任。

### 進字說表

臣某言。竊以書用於世久矣。先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喻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名法之守而已。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懂。敢逮斯事。中謝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

爲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表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僊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卽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唯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勅法。紹天覺民。乃惟茲學。隕缺弗嗣。因任衆智。微明顯隱。蓋將以祈合乎神愷者。布之海內。衆妙所寄。窮之實難。而臣頃御燕間。親承訓敕。抱痾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浼。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

消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  
謹言。

### 廢江淮荆浙發運使議

臣某曰。江淮荆浙發運使嘗廢矣。未幾復置者。以不可廢故也。蓋發運使廢。則其本司職事。必令淮南轉運使領之。淮南轉運所總州軍已多。地里已遠。而發運司據六路之會。以應接轉輸及他制置。事亦不少。但於淮南轉運使領發運。則發運一司事多壅廢。此蓋其所以廢而復置也。臣比見許元爲發運使時。諸路有歲歉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爲之就米賤路分糴之。以足年額。諸路年額易辦。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以有餘。或以其餘借助諸路闕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類。要在揀擇能吏以爲發運而已。廢之不爲便也。

### 縣令議

議曰。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給筆扎。條爲治目。不拘文辭。咸以事對。命官考驗。有理趣者。除縣令。三考績效有聞。委提刑轉運上其實狀。除京官。再入兩任知縣。如政績顯白。與緘一任通判。便除知州。

臣某曰。議者以爲近世縣令最卑。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不問其人材如何。但非贓犯。則以次而授焉。甚非重民安本之誼。臣以爲今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皆有三人舉主。乃得爲縣令。非不問其人材如何而特以次授也。蓋近歲朝廷舉令之法最善。故近歲縣令亦稍勝於往時。但朝廷誘養之道未純。督察之方未盡。大抵人才難得。非特縣令乏人。今議者欲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欲除以爲令。則與舉令之法。無甚異也。若欲以筆扎條對求治民之材。臣恐不必得治材之實。但得能文辭談說者爾。又以爲績效有聞。

則提刑轉運上其實狀。卽除京官。若令提刑轉運舉者至於五人。而後與轉京官。則得轉京官者少。若但要提刑轉運舉狀。不必五人而後轉。則如此選擇之人。何以知其賢於舉令。而遽漫異之如此。又以爲兩任知縣。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不知政績如何。而可以謂之顯白。若有殊尤可賞。則朝廷自當選擢及有升任指揮。若不足以致選擢及升任指揮。則其政績不爲甚異。政績無甚異。而更不用關陞之法。便減一任通判與除知州。臣恐入知州者愈冗。而所除又未必賢。

右臣所聞淺陋。不足以知治體。謹具條奏。并元降雜議封上。取進止。

### 議茶法

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爲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斂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爲民用

。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麤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徒之罪未常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旣罷推之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充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况關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乎。昔桑洪羊興推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今朝廷之治。方欲剗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爲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推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揚雄曰。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



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末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 茶商十二說

臣竊以須仰巨商有十二之損。爲害甚廣。請試陳之。須仰巨商。巨商數少。相率既易。邀賤遂繁。故有場饒明減閤減累累不已。歲數百萬。是饒減之損一也。又既仰巨商。巨商稀少。積壓等候。陳損既多。或棄或焚。或充雜用。此稅既陷。正稅又饒。是陷稅之損二也。又既仰巨商。饒豐價薄。園民困耗。逋欠歲程。至如石橋一場。祖額一百七萬。而近歲買納。才得十萬。而虧及累年。便乞減額。是退額之損三也。又既仰巨商。須憑力禁。是以捕捉之旅。所在屯布。掩緝之衆。彌占川落。官員請俸。卒旅衣糧。擾民費財。摠計不細。是力禁之損四也。又既仰巨商。須置推務。諸郡津置。或數千里。所載綱運。率自

省破。船材兵費。風波盜竊。每歲之計。不爲不甚。是遠萃之損五也。又既仰巨商。必先多備。茶體輕怯。難掌易損。架閣利燥。封角利密。而官數浩瀚。堆積敖廩。風枯雨溼。氣味失奪。俟售待給。已反陳損。是堆積之損六也。又失物分輕則得衆。得衆則易竭。今仰巨商。本不及數千緡則不能行。是分重而不得衆也。故難竭。而成積滯分重之損七也。又凡貨利已則精心。精心則貨善。貨善則易售。今仰巨商。非已甚衆。始從小戶。次輸主人。方納官場。復支商旅。是以小戶偷竊。主人殺雜。姦吏容庇。皆以非已而致貨不善也。是非己之損八也。又既仰巨商。遂爲一等。新好者支算商旅。低陳者留賣南中。食用不堪。遂皆私易。故一縣大率每歲以茶被刑者往往百數。是煩刑之損九也。又既仰巨商。茶多積壞。壞不堪賣。遂轉蠶茶。俵給戶民。悉不堪食。虛納所直。諸郡甚多。是剋本之損十也。又巨商悉係通商南方。盡從官賣。官賣既不堪

食。多配寺院茶坊。茶多棄損。錢實虛斂。是削民之損十一也。既仰巨商。貨終難盡。諸般折給。從是生焉。雖依元價。折錢變賣。雜收什一。請實虛損。官亦虛損。是刻士之損十二也。其爲害廣也如此。不可不去也。

### 乞制置三司條例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爲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更爲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

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剗刷。殆無餘藏。諸司財用事。往往爲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

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 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樑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爲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其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

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臯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啼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騶駼與駑黠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爲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箛。簇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鶻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躡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扑。則無以異於

朽槁之樞。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强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况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鬥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 命解

先王之俗壞。天下相率而爲利。則强者得行無道。弱者不得行道。貴者得行無理。賤者不得行理。孔子修身潔行。言必由繩墨。陳蔡大夫惡其議己。率衆而圍之。此乃所謂不得行道也。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出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孟子曰。我欲爲禮也。方是時不獨右師不說。凡與右師言者蓋皆不說也。此乃所謂不得行禮也。然孔子不以弱而離道。孟子不以賤而失禮。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爲學者師。右師陳蔡之大夫卒亦不得傷焉。以其有命也。今不知命之人。剛則不以道御之。而曰有命焉。彼安能困我。由此則死乎巖牆之下者。猶正命也。柔則不以禮節之。而曰不出懼及禍焉。由此則是貧賤可以智去也。夫柔而不以禮節之。剛而不以道御之。其難免一也。故易旅之初六與上九同患。悲夫。離道以合世。去禮



以從俗。苟命之窮矣。孰能恃此以免者乎。

###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于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下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誦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也者。必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

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 禮樂論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致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因。循志之與氣相爲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爲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爲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

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爲仁。保氣以爲義。去情卻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

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爲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聽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爲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聽。非目以爲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爲。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爲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蕢桴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污尊杯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爲知道。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卻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

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事。而關陰陽。是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揚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修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爲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爲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己。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絕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

已。由是觀之。聖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不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宓子賤爲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爲聖人之道。爲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爲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譬諸鈎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爲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逢掖之衣爲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幾人矣。內而好愛之容盡其欲。外而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



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子之謂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爲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至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曆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

父獨得之。非車馬不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爲御。羿用之以爲射。盜驪用之以爲賊。

### 王霸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爲利。

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劫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爲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爲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

與之哉。

### 勇惠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爾。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

人所不能。亦歸於小而已矣。季路之爲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於義也。爲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於義爾。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弗思而已矣。

### 仁智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智者也。未有智而不仁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

而不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爲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爲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智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旣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旣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於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智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智者樂。然則仁者不樂智者不壽乎。曰。智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

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

。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黨之長。疎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慚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於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圍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 取材



夫工人之爲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爲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尙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訟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尙文辭。類皆小能者爲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爲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

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爲也。誣艷可尙也。於政事何爲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爲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爲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尙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牋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尙。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

寫爲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於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慣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 風俗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下爲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安利之要。不在於它。在乎正風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染民志。關之盛衰。不可不慎也。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爲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殫極財力僭瀆擬倫以追時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爲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爲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洩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國家奄有諸夏

。四聖繼續。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緝矣。賦歛不傷於民矣。徭役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盛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饗人之子。短褐未盡完。趨末之民。巧僞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且聖人化。自近及遠。由內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面內而依倣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且更奇制。夕染諸夏。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見毀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恥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也。彼爲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効。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產。而不自知也。且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淳朴之風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

此則人無完行。士無廉聲。尙陵逼者爲時宜。守檢押者爲鄙野。節義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產滿佈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溝壑。夫人之爲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鬱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略依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奇技淫巧以疑衆者。糾罰之。下至物器饌具。爲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爲糾罰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闢則民無饑矣。以此顯示衆庶。未有輦轂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

### 推命對

吳處里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爲也。賢不肖。吾所爲也。吾所爲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爲

者。吾獨懵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羹無歎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奚率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屑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子以爲貴若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爲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人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

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脩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溺哉。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

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 答曾公立書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

如曲防邊繹

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

孳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



願何。始以爲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飢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譏譏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 虔州學記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

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湍。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己。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

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旣衰矣。尙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于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

。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蠱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尙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揚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卽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虔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囂凶抵禁觸法而不

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學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詘辱不足

以概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己。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尙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鐫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

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况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者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余讀豳詩以其婦子。鑑彼南畝。田峻至喜。嗟乎。豳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馭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豳之吏自爲。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釀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憊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豳之吏者。果多乎。不多。



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唐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亶亶乎鄉

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旣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旣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

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燭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置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樾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繼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歟。謹序。

熙寧字說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 祭苑穎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曾曾。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以灌尋尺。宿臧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獗狂。敢齧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旣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

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尙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廡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歐家。孰埋于深。孰纒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抑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

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歎歎。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七) 序記

唐虞三代之時。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人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爲之藐然。不絕如線。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不遠。所爲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有爲。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



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爲君則欲自盡君道。爲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疎。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

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尙得爲知公者乎。氣之相連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連。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燁奔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譴譁。行之未幾。天下洶洶。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儉狃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

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爲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尙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爲。其於當時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耻斯世不爲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

。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揜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夫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己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復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爲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於事爲之末。

以分異人爲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于金陵。宣和間。故廬丘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常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墮圯已甚。過者咨嘆。今恆力之祠。綿綿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旣。慨然撤而新之。視舊加壯。爲之管鑰。掌于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嘆。旣又屬記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隨聲是非。無所折衷。公爲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足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荐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淳熙十有五年。歲次戊申正月初吉邦人陸某記。

書王臨川文集後

章 袞

嘉靖丙午秋八月。臨川邑侯象川應君。刻荆國王文公集成。謂袞邑人也。宜有以序其事。昔我象山陸文安公序公祠堂于宋。草廬吳文正公序公文集於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純疵得失。猶方員之囿於規矩也。予末小子。安敢復有所贅。然竊惟公之相業。所以未能成先資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變法之故爾。二公之言。雖已抉發隱義。提挈宏綱。而其端緒曲折。尙若有未暇及者。故雖不敏。不敢過避焉。夫善觀人者必驗乎心跡。善爲治者必核乎名實。心跡不明。則名實不正。名實不正。則爵祿廢置生誅予奪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公與神宗之事。豈非千萬世名實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雲盡失。契丹已強於北。元昊繼起。兵力又奪於西。不能數戰。則其勢不得不出於求和。轉輸金繒。每歲不貲。卑禮甘言。惟恐挑禍。

漢之文景。國辱而民不困。時則有文景之辱。而無文景之利。此蓋凜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勢也。治平熙寧之際。上刊下弊。綱紀法度。根本枝葉。無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雖容色言動。無異少時。然縱恣之餘。腹心肝鬲之疾。纏綿膠錮。待時而發。此蓋斷然不容怠忽玩愒之時也。神宗深知天下之勢。將欲大有所爲。而又不御游畋。不治宮室。眷求義德。與圖治理。誠曠世一出。人臣所當效力致死之君也。乃公之節行文章。旣已大過於人。而道德經濟又獨惓惓以身任之。當仁宗在位之日。使回一書。究極治體。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時變。與區區隨世遷就諸人。規模夔別。繼論時政。則語意益切。岌然如禍亂之逼乎其後。賈太傅之痛哭。劉賢良之剴切。可謂異世同符矣。有臣如此。蓋亦曠世一出。人君所當虛已委任共享天心者也。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時勢所值。又當否泰安危往來消長之際。然則公與神宗所以悉心謀議創制立法。而將以伸

其大有爲之志於天下。豈但君臣之分義則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今考當時常平倉。司馬公所謂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錢之害小。廢常平倉之害大者也。然積滯不散。侵移他用。平時既無補於貧民。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輩。况穀貴則減價而糶。惟富民爲能應其糶。穀賤則增價而糶。惟富民爲能應其糶。貧民下戶。既無可糶。又不能糶。勢不免於借貸。蘇穎濱曰。天下之人。無田以爲農。無財以爲商。禁而勿貸。不免轉死於溝壑。使富民爲貸。則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脫衣避屋以爲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爲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穎濱此論。則公所行青苗錢之法也。考之於古。景公之於齊。子皮之於鄭。司城子罕之於宋。既皆以貸而得民。驗之於今。則前此陝西一路。已翕然稱便矣。然則青苗錢之放。乃所



以救常平之失。而修耕歛補助之政也。古者民多則國強。民少則國弱。兵無非民故也。宋自雍熙端拱以來。西北多事。朝廷爭言募兵。旣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大率非游手之徒。則亡命之輩。於是始聚百萬之兵而仰食於縣官。非如漢唐之初。有事則擐甲胄以蹈行陳。無事則服田積穀以廣軍儲。冗而無制。則老弱參半。而不堪戰鬪。聚而不散。則偃蹇驕惰。而易於爲亂。而上下以爲得計。方且盡用衰世培植之術。剝吾民以昭之。及不可用。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此輩自安於營伍之中。况是時京東京西淮南諸路劇盜。如王倫張海輩。肆意橫行。建旗鳴鼓。官吏逢迎入城。與之宴飲。雖有番戍之兵。如入無人之境。兵制之壞。莫甚於此。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其要在於訓練齊民。使皆可戰。稍復府兵之舊。以減募兵紓民力。當時蘇東坡極言養兵之害。而欲訓練州縣之土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然必畿甸就緒。乃以漸推之於天下。

。始但隸於司農。以捕盜賊相保任。繼乃肄習武事。定其賞罰。而隸於兵部。其政令一聽於樞密。蓋公所以計之者審矣。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宋至中葉。役法大壞。產破家亡。視爲常事。而衙前州役爲甚。韓絳則言。民有父自經死。冀免其子。遂嫁祖母。與母析居。以圖避免者。司馬公則言。自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多種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則已目爲富戶。抉充衙前。吳充則言。鄉役之中。衙前爲重。至有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旣沒。而隣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義聚者。然則當役之家。出錢以雇役。坊郭女戶品官之家。歛錢以助役。官又爲之賣坊場給閒田以充雇直。固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也。况公之爲是法也。揭示一月。民無異詞。乃著爲令。令下之日。物情太快。於是始行諸天下。而亦各從其便以爲法。此則雇役法之大略也。諸路上供。歲有定數。年有豐

凶。故出辦有難易。道有遠近。故勞費有多寡。典領之官。專務取贏。內外不相知。饒乏不相補。四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而農民重困。國用無餘。於是均輸之法行焉。先王之於商也。未嘗不欲抑之以懲游末。亦未嘗不欲厚之以通貨賄。其於民也。固嘗補助於耕歛之時。又欲周給於祭祀喪紀困迫之日。此周官泉府之法所以爲厚也。今雖萬室之邑。然貨之滯而不售。民之欲除且貸者。已不貲矣。而况都會之地哉。公之所以創爲市易之法者。固將抑兼并以厚商賈。備經制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者。亦欲其仁可繼爾。諸監旣廢。賦牧地以佐芻粟。諸兵騎戰。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之馬。復從官給。番部養馬。旣不常行。各邊市馬。又患不足。此戶馬保馬之法所由以行也。然戶馬則蠲科賦。保馬則蠲征役。而馬又皆從官級也。藉使猶或少屬於民。則亦斟酌修改之而已。國固可使

乏馬。馬顧可使獨在邊番。而成周丘甸所出之馬。豈皆官養之邪。若夫熙河一帶。西控吐番。東蔽涇涼。夏人右臂。實維茲地。若使彼間而取之。則豈惟鄜延一路不解甲哉。將秦隴復受兵矣。而西域之不可通無論也。此公所以銳意於王韶之策歟。宋之於北虜。雖慙於納賂。亦怯於用兵。惟怯故彼得肆無厭之求。惟慙故此常懷憤恨之意。然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慚。則亦驕之以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睢盱以幸目前之安者。此公所以割地畀遼。且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他如銷并軍營。修復水利。罷詩賦。頒經義。與夫方田之法之類。雖若紛然並出於一時。然君以堯舜其民之心堅主之於上。臣以堯舜其君之心力贊之於下。要皆以爲天下而非私己也。諸臣若能原其心以議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廣以究未明之義。損益以矯偏勝之情。務在協心一德。博求賢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尙有利也。而乃一令方下。一謗隨之。今日闕然而

攻者安石也。明日譁然而議者新法也。臺諫借此以賈敢言之名。公卿藉此以徼恤民之譽。遠方下吏。隨聲附和。以自托於廷臣之黨。而政事之堂。幾爲交惡之地。且當是時。下則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爲倡亂之端。遠則未有二虜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遜之語。而搢紳之士。先自交構橫潰。洶洶如狂。人挾勝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概以爲善。其果皆善乎。新創之法。概詆爲惡。其果皆惡乎。抑其爲議。有一人之口而自相牴牾。如蘇穎濱嘗言官自借貸之便。而乃力詆青苗錢之非。司馬公在英宗時。嘗言農民租稅之外當無所與。衙前當募民爲之。而乃力詆雇役之非。蘇東坡嘗言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而乃力詆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力爭雇役不可罷之類是也。有事體相類。自來行之則以爲是。公行之則以爲非。如河北弓箭社實與保甲相表裏。蘇東坡請增修社約。并加存恤。而獨深惡保甲法之

類是也。青苗錢之放。專爲資業貧民。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稱之息。司馬韓歐諸公既極言此錢不可放。則亦求所以抑兼并而振貧弱可也。乃徒訟此之非利。而不顧彼之爲害。何邪。蘇東坡論雇役。至謂士夫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似此之類。既非真知是非之定論。亦非曲盡利害之許謨。宜公概謂流俗。而主之益堅。行之益力也。一時議論。既如此矣。而左右記注之官。異時紀載之筆。又皆務爲巧詆。至或離析文義。單摭數語。而張皇之。如三不足之說。公之所以告君者何嘗如是也。然則當時所以攻新法者。非實攻新法也。惡公而半反其法爾。昔者桓公舉夷吾於士師。而委之以國。夷吾乃爲之作內政。興鹽筴。委幣以歛州縣之穀。守準以御輕重之權。舉齊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且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桓公卒賴其計以成九合之功。

。子產之相鄭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舉鄭國之政而更張其大半。雖國人孰殺子產之謠。叔向將亡多制之書。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爲。又六月火現而鄭果災之先見明驗。亦銳然行之。而無所疑畏。卒之鄭賴以安。雖晉楚之強。莫能加焉。又其下如衛鞅之於孝公。盡取秦法而更爲之。盡取秦民而束縛馳驟之。雖甘龍辨說之煩。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數。而鞅終不爲沮。卒之國內大治。諸侯重足屏息。爭西響而割地。彼數子。諸侯之貴臣爾。然皆以其計數之審。果敢堅忍。大得逞於其國。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當四海爲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魚水。乃顧落落如彼者。時勢異而媚忌衆故也。夫國內多故。四竟多敵。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惟才與智。衆必歸之。此管仲諸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體。本涉優柔。真仁而降。此風寔盛。士大夫競以含糊爲寬厚。因循爲老成。又或高談雅

望。不肯破觚解轡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終歲在閑之馬。雖或藟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燒剔之。必將矐然蹄而齟然齧。當此時。而欲頓改前轍。以行新法。無惑乎其駭且謗矣。公之所以不俚於口者此也。賈誼年少美才。疏遠之臣。慨然欲爲國家改制立法。當時絳灌之徒。雖甚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誼未嘗得政。而文帝直以衆人待之也。公令問廣譽傾一世。旣已爲人所忌。加以南人驟貴。父子兄弟。蟬聯禁近。神宗又動以聖人目之。而寄以心膂。及橫議蠶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怨。力與之抗而不顧。公之所以不俚於口者此也。古人自修身正家以至治國平天下。莫不有法。而懿德善道。實行於其間。未有捨法度而可以爲仁義者也。或乃謂公不務其本而專事法度。然則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說非邪。古者水土初平。卽底慎則壤。以制國用。周官一書。理財最備。而大易明著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訓。蓋古之人未嘗諱理財



也。後儒始忌諱爾。而或病公專言理財。然則國非其國可耶。宋之儒者。大率據經泥古。尊二代而羞漢唐。至有欲復井田封建之法者。然亦幸其未試爾。如其試焉。能不如公之叢謗乎。當時一伊川在朝。其事權視公不啻十分之一而已。不勝其醜詆之多。則於公又何言哉。元豐之末。公既罷相。神宗相繼徂落。羣議既息。事體亦安。元祐若能守而不變。循習日久。膏澤自潤。孰謂非繼述之善也。乃毅然追懟。必欲盡罷熙豐之法。公以暝眩之藥攻治之於先。司馬公又以暝眩之藥潰亂之於後。遂使國論屢搖。民心再擾。夷想當時。言新法可不一罷者。當不止於范純仁李清臣數子。特史氏排公不已。不欲備存其說爾。不然。哲宗非漢獻晉惠比也。何楊畏一言。而章惇卽相。章惇一來。而黨人盡逐。新法復行哉。悲夫。始也羣臣共爲一黨以抗君。終也君子小人各自爲黨以求勝。糾紛決裂。費時失事。至於易世而猶不知止。從古以來。如是而不禍且敗者。

。有是理哉。公昔言於仁宗。謂晉武帝因循苟且。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棄禮義。捐法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淪於夷狄者二百餘年。又謂可以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恐有無及之悔。由此觀之。靖康之禍。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艱難。不避謗議。而每事必爲者。固公且天未陰雨綢繆牖戶之心也。况熙豐之用章惇。公爲之也。元祐之用章惇。亦公爲之乎。而古今議者。乃以靖康之禍之獄獨歸於公。無亦秦人梟鬪參夷之習未忘乎。名實者。政事之本。治亂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卿大夫之心跡。莫不詳其本末。權其輕重。而折諸天。以正名議辟。美惡功罪。不相掩也。夫是以天理明而王法著。禮樂刑政可得而措焉。由公而前。若唐晉兩漢之世。由公而後。若崇觀宣靖紹興開禧之間。大臣之賢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於司寇之議。或雖議而未盡其罪。或適得本罪而未誅其意。乃

公獨以體國之忠救時之志。而蒙衆惡皆歸之謗。使後世幹蠱興事之臣。戒於覆轍。而妬賢嫉能之輩。引以藉口。此吾所以痛悼於千萬世名實之不正也。雖然。公亦不得無罪焉。夫天地之道。浸言以漸也。况於人事哉。而公乃謂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坐此蔽。而欲速之弊不免矣。古者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聖人於革之時。必以己日乃孚革言三就爲訓。而公乃謂以物役已。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弊不免矣。當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斷。下之人持上太急。而動生謗議。公之意見。偶蔽於此。故於異議之人。概以讒說罷之。然禹臯吁咈。反以相和。周召異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誅罰勝之。豈子產安定國家必大焉先之道邪。公嘗謂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諸臣之才。惟絲優於治水。故雖妨命圯族。而不能捨絲。

其平昔議論如此。所以不恤衆論而用章呂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濟吾事爾。然豈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旣用小人而無後悔者邪。數者。公之罪也。雖不無不幸於其間。然律。皇極無有偏黨好惡之義。誰能爲公諱也。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故集以地名。自宋以來。文章名家累數十。往往退讓下風。而莫敢爭列。草廬日星海嶽之喻。蓋定論也。夫以公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旣如彼。其文之不易及。又如此。徒以大中未協。偏蔽猶存。不能不競不絀不剛不柔。以通天下之志。渙天下之羣。故雖遭逢詎辟。而沮撓牽奪之餘。非惟不足以酬其堯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異議者之勢。使之勇於附和。以抑蔽其君臣相與之至情正義於天下後世。然則後之儒者。其毋以影響未試之學而自許太過也夫。其尙克偏去蔽以爲王治之本。而毋以議論勝事實也夫。或曰。使神宗享國比於殷武。而公之行政得如管仲。將羣疑終不亡而事功終無成乎。予曰。嘻。此予所

以重爲公嘖也。此予所以知天之無意於宋也。不然。以彼之君臣。乘崇高富貴之勢。而久於其道。乃顧出齊桓管仲諸人之下耶。是爲序。

嘉靖丙午秋八月望日邑後學章袞汝明謹書

書王臨川文集後

陸象山

荆國文公古詩十三卷。律詩二十一卷。挽詞一卷。集句歌曲二卷。四言詩古賦樂章銘讚一卷。書疏一卷。奏狀一卷。劄子四卷。內制四卷。外制七卷。表六卷。論議九卷。雜著一卷。書七卷。啓三卷。記二卷。序一卷。祭文哀詞二卷。神道碑三卷。行狀墓表一卷。墓誌十卷。舊聞浙蘇吳俱有刻。公梓里臨川顧缺無傳。予忝牧以來。每用爲慨。謀梓之。購善本而無從也。走取家藏舊本。讎校而翻刻焉。於乎。公之文取材百氏。附翼六經。與韓柳歐蘇曾氏卓然成七大家。並傳海內。當與日月爭光。豈以刻不刻爲公重哉。憶予少小時。侍先君

古愚公。論宋史至熙寧。奮袂峭公。先君厲聲曰。穉兒毋乃剿說。時慙退不知所云。異時遊四明。泛鑑湖。公撰述吟詠。勒在木石。璀璨陸離。與山光水色爭雄競麗。心目眩眈。不可攬結。蓋私極愛慕。願爲執鞭久矣。旣而旅金陵。得公全集。昕夕讀不忍去手。然直謂公文章家丈人耳。徐考公宰鄞諸政。青苗保甲市易水利。種種有成蹟可按。鄞民至今賴之。乃喟然嘆曰。若公者。豈獨長于文已乎。豈獨能於宰已乎。夫隆汙者道也。成敗者數也。公動稽堯舜。心表天日。乘時遇主。謂周官往軌。運掌可修。而靡所究竟。此豈專任自信之過哉。一時名賢。弗克和衷。胥匡變而之道。此何咎焉。矧公學本經術。才弘經濟。志存周孔。行比夷由。固傑然一人豪也。一咻衆排。甚者竄以靖康禍本。此非所謂剿說者耶。公宰不知所在。謀所以專祠公而不獲。公二十二世孫王生瑞從予乞祀田。予旣刻公文。復稍助之。以延公祀云。

嘉靖丙午九月既望。臨川縣知縣后學象山應雲鸞謹識。

實錄考上

蔡上翔

神宗實錄。初修於元祐者曰墨本。紹聖修者曰朱墨本。渡江後至紹興四年。再修於范冲。以爲宣和間得之梁師成者。卽以朱墨本也。實錄詔修於元祐元年二月。四月而公薨。是實錄爲公身後之書。而必詳者著於卷末者。所以識黨禍之所由來。而公之受穢日蔓延於千萬世。尤草甚於此書。作實錄考。王明玉照新志二條。尤爲實錄考不可少之文。已特載之卷首。茲不錄考略曰。嗚呼。自古朋黨之亂。見於漢唐末造者酷矣。而未有若宋南北之禍最烈。則以漢唐之黨禍在一時。而宋南北之黨禍。且蔓延於千萬世。夫朋黨盛則其國必亡。而徒黨之人亦盡。漢唐之已事然矣。惟宋則不然。宋自景祐慶歷以來。朋黨已有其禍。惟天子詔戒百官朋黨。其臣歐陽修亦以爲言。然是時在朝多正人君子。雖

已呂范交惡。而仇讎已解。國事無廢。故自慶歷至嘉祐。天子尤稱盛治。至治平濮議起。而在朝之局一變。然韓魏公負天下重望數十年。雖若彭思永指以爲奸邪。而天下之人不信。卽傳之後世。於魏公無害也。呂誨亦稱歐陽修爲首禍。而修自爲濮議逾萬言。亦足以達其旨。而濮議亦息。惟熙寧攻新法者則不然。熙寧攻新法之人。其徒黨旣盛。而神宗之信任安石益專。則諸人之積怨亦已深矣。而不料元祐方起而改新法者。皆前日攻新法之人也。且以攻新法之人。又爲共修實錄之人。而朱墨史又出矣。自是互相攻詰。則又不在於新法而在於實錄。當元祐初修實錄時。呂大防劉安世諸人。定介甫親黨呂吉甫章子原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勝之朝堂。是以安石無黨者而皆名之以爲黨。及紹聖改元。章蔡用事。卽首舉所修實錄非是。而以爲報復之端。是朱墨史一書元祐諸人實有以啓之。范祖禹呂大防初修實錄。旣盡書安石之



過。而紹聖反之。自紹聖至於紹興。三十年間。流離竄逐。痛深骨髓。范冲爲祖禹之子。相爲報復則凡嚮時元祐采於涑水記聞諸書。增添不知其幾。剗削朱墨新書所書安石之美者。又不知其幾。且是時章蔡徒黨旣盡。更無有起而與之爭者。而道學門戶日熾。於是楊中立日錄辨出矣。李仁甫之長編又出。無非取之渡江後所修者。至其甚則有讀二陳遺墨。尙以攻詰安石爲未盡。而搜羅雜說尤夥。自是元人遂纂入宋史。而此書更無平爲之日矣。

神宗實錄熙寧日錄與後來朱墨史。後之人不獲見全書久矣。然卽當時諸儒所紀載。亦嘗參差而不合也。故有謂朱墨本爲蔡卞燬之者。有謂日錄爲蔡卞改作。而非盡爲安石原本者。有謂朱墨本爲蔡卞不欲使人見。其後梁師成得之禁中。而元祐諸家子弟獨得見之。後遂有携之渡江者。又有謂渡江後。朱墨本多爲范冲所改竄。而並非紹興重修原本者。以予考之。謂日錄爲安石所自作則然。謂

安石美則歸己過則歸君則不然。安石之得君至矣。熙寧所行之新法。皆出於安石。當時在朝所攻者新法。而安石自以爲美。則猶是新法也。安得于新法之外。別有過則歸之事。如使過歸君若猶在新法。則安石不幾於自毀其法乎。吾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熙寧二年。安石始知政事。新法猶未盡行。而呂誨所疏十事見之彈章者。已有良美於已歛怨於君之說。予旣爲辨之詳矣。其後見高安陳汝錡作司馬光論。乃有先得予心者。予亦備錄於雜說中。後來改朱墨史者欲實安石之罪。乃造爲臨終自悔之言。以脫其改竄之私。使果自爲之而自悔之。則自歸金陵十年。何難舉而畀之火。而必待臨終始令猶子防焚之耶。旣命防焚之。而防又以他書易之。其設心又果安在也。且是時有子旁侍側。豫國夫人亦知書。曷不命其子與妻焚之。子與妻又不知防易以他書。是何一家之中。欺罔者如彼。而蒙昧者又若此耶。唐氏左編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

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卞即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修實錄正史。又閱陳師錫與陳瑩書中曰。昔嘗見葉致遠言。荆公晚年自悔作此書。臨終命門人焚之。卞取他書以殆公。公沒。卞遂縱橫撰造。恣逞私意。甚者至於因事記言。而爲異日自便之計。此言又與命姪防焚之異矣。要之此皆妄言也。使非元祐諸臣選作謗書。則熙寧日錄必不出。卞安得有縱橫改竄以爲異日自便之事。當元祐初修實錄時。陸農師與范淳夫爭辯農師多是安石。故曰佞。范氏盡書安石之過。故曰謗。紹聖元年。蔡卞言實錄非是。奏請重修。而安石之日錄始出。日錄出則人皆見之。使其中果有非薄朝廷譏訕同官之事。又何敢上之廟堂以欺君。而下益授仇讎以口實乎。故知荆公日錄。紀美不紀惡。故卞得公然據之以爲史。而又奚以改爲哉。吾意凡卞朱筆所抹者。特於書安石之過耳。豈其有元祐頌君之美有敢於抹之。又有君本無過而下敢以有過歸之哉。

且實錄之爲謗書。則固確有明徵也。安石推尊韓富歐陽以及呂公著。生死未之有易。載於臨川集詳矣。而傳史載安石謂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又比富弼爲象恭滔天。使安石而果有是害。雖謂之病狂喪心可也。及閱王明清玉照新志。則知元祐初修實錄所爲韓富歐陽傳皆采之司馬涑水記聞。而是時安石日錄未出。則凡後來楊中立人於日錄辨。猶是元祐初成之新史。而非安石之日錄也。元祐之黨而紹聖報之。及黨碑出。而當之者寒心。見之者切齒。孰不以紹聖報復爲太甚。而豈知先處於太甚者。則有元祐廟堂之謗也。使非明清玉照載之。未有知其所由來者。卽玉照載之。而至今六七百年未有舉是爲元祐黨人罪。是愈不可以不辨。

然則謂朱墨史得之梁師成之家亦非歟。曰元祐新史多取於涑水記聞等書。以爲出於謗書無疑矣。陳直齋書錄有言。神宗實錄考異二百卷。史官范冲等撰。建

炎初有詔重修。紹興六年書成。考異者。備朱墨黃三書而明著其去取之意也。初蔡卞既改舊錄。每卷成納之禁中。將泯其迹。而使新錄獨行。所謂朱墨本世不得見。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溫奏泚之流。師成禁中見其書。爲諸人道之。因曰此不可不錄。師成如其言。及敗沒入。有得其書者携以渡江。遂傳於世。由其言則皆恂恂而無據使蔡卞於朱墨史以爲不可令人見。何難遽自毀之。如以爲猶是官書。不可得而毀。則亦當藏之祕閣且徽宗時朝政雖懷。然猶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所祕未見之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二館書逸遺。補全校正。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祕閣。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祕閣之儲。蕩然無遺。卽朱墨史猶存。亦必同歸灰燼無疑也。如以爲藏之禁中。師成得竊而出之。師成實卒於靖康元年。當此干戈搶攘之際。旣敗沒入之餘。安得有人焉得其書而携之渡江者。

此必元祐黨後人托之梁師成。而以爲死無可證。是又確然而無疑者也。

### 實錄考下

熙寧實錄一書。所甚昌言排之者陳瑩也。瑩中著尊堯錄。曰蔡氏尊私史而厂宗廟。嗚呼。瑩中祇知尊堯之爲名甚美。而亦知尊堯之實安在乎。夫所謂尊堯者神宗也。堯誅凶而天下咸服。神宗以臯夔稷契待安石。而諸人則盡書安石之過。有甚於共工驩兜。則神宗亦得分過矣。謂之尊堯可乎。安石在相位。始終不過七年。而神之新法。十八年而未之有改。一旦新君初立。剷除成法殆盡。雖曰以毋改字。而神宗十八年天子。非若中道崩殖小弱者比也。設國無主母。其又何說之辭。而謂之尊堯可乎。且夫尊私史而厂宗廟。瑩中祇知安石日錄爲私史。亦曾問元祐初修。實錄。范祖禹呂大防盡采之涑水記聞邵氏聞見錄。獨非私書乎。夫以元祐初史。盡采之涑水記聞諸書。則凡紹聖之所改者。仍是

以私史改私史。又豈得謂之尸宗廟乎。王明清玉照新志曰。初史多取司馬文正涑水記聞。至新史於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則是以私史抹私史。此固其明驗也。當元祐初。陸佃與范祖禹黃庭堅爭辯。大要多是安石。庭堅曰。若是側佞史也。佃曰。如君言非謗書乎。以此而推之。元祐初史。其不得以宗廟尸日錄又明矣。

神宗實錄。詔修於元祐元年。此固朝廷體制則然。卽諸臣美惡畢書。悉操於史臣之手。而人主得垂爲世範。六體制宜然。未有元祐之墨方乾。而紹聖重修之議卽起。此固千古所不數有之事。若如明清玉照所記則當王氏日錄未出之先。而諸臣已肆爲醜詆若此。雖欲不重修可乎。故後來徽廟諸臣。亦言兩家互有得失。未嘗於元祐獨有偏辭也。

紹聖十二月三省同進呈台諫前後章疏。言實錄院前後所修先帝實錄。類多附會

姦言。詆熙以來政事。及國史院取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所供文狀。各稱別無按據。得之傳聞。事上曰文字以盡見使臣敗如此誕慢不恭。章惇曰。不惟多稱得於傳聞。雖有臣僚家取到文字。亦不可信。但其言以傳聞修史。欺誕敢如此。安燾曰。自古史官未有如此者。亦朝廷不幸。考略曰。子原之言。極合當日情事。不可以爲出於讎之口而忽之。先是歐陽修乞根究將之奇事。亦僅以風聞了之。宋時台諫習氣如此。亦一糝政也。卽臣僚家取到文字亦不可信。又孰有甚於邵氏聞見錄涑水記聞哉。

陸佃遷禮部侍郎。所修神宗實錄。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辯。大要多是安石。爲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實錄成。加直學士。紹聖初。治實錄治坐落職。

劉拯字彥修。南陵人紹聖初爲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實錄。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



范祖禹黃堅庭奏觀爲之。竄易增減。誣毀先烈。顧明正國典。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徽宗時。言元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衷其說。傳信萬世。遂詔判定。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徽宗立。遷書舍人。修神宗史。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闕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錄。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爲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訂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

謝文瓘陳州人。徽宗詔修神宗寶訓。文瓘請擇當時大政事大黜陟。節其要旨而爲之說以進。然所論率是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放此。

考略曰。陸佃以下諸人。於元祐初修實錄未嘗有怨辭。卽文瓘謂神宗能察衆多

之口。任安石勿貳。故朋黨消而威柄立。尤甚切當日情事。未可以爲率是安石而忽之也。